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

THE ASURED BOOK OF ANCIENT ART IN XINJIANG CHINA

6

织物卷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国宝典



新疆古代艺术

THE ASURED BOOK OF ANCIENT ART IN XINJIANG CHINA



ISBN 7-228-10053-0
定价：48.00元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

THE ASURED BOOK OF ANCIENT ART IN XINJIANG CHINA

主编：孙大卫　副主编：周菁葆　曾安军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 织物卷 / 孙大卫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4
ISBN 7-228-10053-0

Ⅰ.中…Ⅱ.孙…Ⅲ.①艺术史-新疆-古代
②织物-工艺美术史-新疆-古代 Ⅳ. ①J120.92②J5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8862号

责任编辑： 张卫新　胡新辉
装帧设计： 一　行
责任校对： 杜　娟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织物卷
编　　著： 孙大卫　周菁葆　曾安军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电脑制作： 卓悦视界
印　　刷： 新疆恒远中汇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48
印　　张： 5
印　　数： 0001-3000册
版　　次： 200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8-10053-0
定　　价： 48.00元

主　编　孙大卫
副主编　周菁葆　曾安军
摄　影　严钟义　胡湘利　祁小山
刘玉生　冯　斐　郭林福
孙建明　陈　龙　孙大卫
曾安军　刘国瑞　张昕中
孙　悦　王　露　张　平
王　博

参考书目：

《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天山古道东西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
《中国新疆山普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哈密古代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
《新疆画报》，新疆日报社，2004年。
《丝绸之路唐代织物》，新疆人民出版社，1973年。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

序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中外文明的汇聚地。在以往的研究中，更多的是文献理论的梳理，不够通俗易懂，读者弄不明白史前时期中外艺术是如何交流的；两汉时期东西方艺术是如何在新疆交汇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中的犍陀罗艺术、笈多艺术是如何在新疆发展的；唐宋时期波斯艺术、粟特艺术又是如何通过新疆而东渐的。形成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更多、更形象、更直接的视觉图像资料和比较研究。《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的出版，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在艺术史的研究中，图像与文献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艺术史应该是由作品组成的历史，作品的图像在艺术史中具有最本质的意义。图像学作为一种科学的艺术史研究方法，是当代艺术史研究的一个主要流源，它是对造型艺术的含义进行研究和解释的学科。一件艺术只是一个完整的物化的历史片断，是一种从时间的长河中涌现出来的凝固的、静止的记录。《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的编辑，正是为艺术研究者和欣赏者提供了原始图像资料。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丛书共有八卷，分别是石窟壁画艺术（三卷）、古代建筑艺术、古代绘画艺术、古代编织艺术、古代器具艺术、古代雕塑艺术。不仅包括了新疆现存的艺术作品，还收录了流失域外艺术珍品。真实地反映了原始宗教、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的文化内涵，真实地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相互交流而创造出来的多元文化，再现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新疆艺术。

本丛书以普及新疆古代艺术知识为主要目的，对学术界的理论问题没有涉及。其介绍基本上是立足于文物考古的发现。没有几十年来新疆文物考古界的发掘、整理，没有新疆新闻出版局、新疆文物局的关照，没有新疆人民出版社的鼎立支持，没有新疆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协力，此丛书是难以问世的。

中央电视台两次拍摄大型丝绸之路纪录片，反映了国人对丝绸之路的极大热情。国际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关注更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本丛书的出版，将会开拓人们对丝绸之路考察和研究的视野，将会让人们更进一步了解新疆艺术的特点、价值与魅力，更会让人们认识作为丝绸之

路上的新疆艺术在文化上的凝聚力与所起的重要作用。

编辑此丛书还有一个目的，即希望学术界不要过分依赖于古代书写的文字，因为文献无证，以免我们对丝绸之路文明的记忆显得残缺不全。我们应该重视不断发现的新的历史文物，引入图像学来建立一种新的释读方式。我们相信，走出传统艺术学研究的固有程式，将是中国艺术史学获得重建的必由之路。

2006年5月



新疆古代编织艺术

周菁葆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早在公元前10世纪，中国丝绸已传入埃及，公元前5世纪已输往西欧。新疆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接受东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出独特的西域式纺织艺术。

（一）史前时期的纺织

考古发现，公元前18世纪的草编篓，在若羌孔雀河出土。草编篓由芨芨草编织，直口，鼓腹，环底，颈部编有曲波纹和弦纹，篓口盖着褐色毛布。

公元前10世纪的毛绣残片在哈密五堡古墓出土。毛布袍残片，平纹，组织较粗疏。深绛色地，其上用黄、白、蓝、绿色毛线绣出三角形图案，色泽艳丽。构图规整，显示出史前时期新疆毛绣技术的娴熟。

公元前9世纪的毛线编织帽和毡帽，从且末扎洪鲁克墓

地出土。纺织帽用黑色线织成，口小顶略大，平顶上插一根草状物。帽弹力很大，用四种不同的编组法结成，使帽形成纹路不同的四瓣形。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毛线编织帽。毡帽为白色，用两片羊毛毡缝合而成，口大顶小，圆顶上缝有棒状角形饰，帽后开叉处有一系带。同时还出土了尖顶毡帽。此帽为二片长三角形褐色毡片缝合而成。在帽内中部至顶部充填硬物，使帽挺直，底部两侧有遮耳。此外还出土有毛织衣。用斜纹毛布裁剪为左右对襟，左右袖，背五片缝合而成。对襟，直筒形，椭圆形领，领下有一系带，袖窄短。

除上述纺织外，还发现各类毛织腰布、毛毯、毛质服饰、女式生牛皮鞋等，这些材料基本形成了史前时期新疆编织艺术的面貌。

史前遗址中，有一个共同现象，即是无丝织物出现或仅有极少量丝织物出现，说明当时居民以畜牧业为主，因为这些毛织物的原料大都以羊毛为主。毛纤维的充分利用是人类社会科技文化进步的一个标志，尤其是毛毯的发现则是我国最古老的毛毯标本。

史前时期的织物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可以说是跨时代的进步。织物纹饰风格以动物纹样为艺术表现的主

体。这些动物纹饰与斯基泰艺术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在这些织物中，三角形和对三角形纹饰的应用蕴含着生殖崇拜的原始观念。水波纹和涡旋纹织物则呈现出一种和谐而自然的美感和韵律。在编织工艺方面，采用平纹、斜纹、缂织、植绒、缀织等组织结构，织造的毛布，堪称织造技术的一大进步。

出土的草篓，其编织纹饰以几何纹饰和三角纹、折棱纹为主。关于草篓的造型与纹饰，可能与安德罗诺文化有一定联系。但到距今4000年间，楼兰人基本上以草编器取代了陶器。这时草篓的形制和纹饰则有了较强的独创性，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尚无与其相类似的草篓遗物发现。

（二）两汉时期的编织

这个时期艺术最为鲜明的特征是由于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中原文化在新疆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体现在艺术上则是丝织品向该地区的输入与传播。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批从西方传入的毛织物及棉布、装饰品等。东西方及本土艺术构成了两汉时期丰富多彩的艺术面貌。

丝织品中典型的有公元1~2世纪的“龙纹丝织带”（局部），以绿、黄、红色丝线织出长方格龙纹，共三排，色彩各异。龙长颈、长嘴、昂首细腰，长尾高扬，四足作腾方状，形象生动活泼，雄健有力。

公元2世纪的“万世如意”锦袍，在锦上织有汉文“万世如意”和变体卷云纹。衣襟右下缘镶贴的锦上有“延年益寿大大宜子孙”的吉祥语。同时期还有“长寿明光”锦（局部）出土。以卷曲枝藤为主题图案，并有“长寿明光”的汉字铭文。另有“永昌锦”、“鱼禽纹锦”、“禽兽纹锦”等等。这些出土丝织物中有非常明显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同时期的出土丝织物中，也有袒胸露怀的半身菩萨像、人首马身的武士像，则是由西亚传入的古希腊艺术的内容。

除此外，还出土有“栽绒鞍毯”。此毯近正方形，出土时覆盖于马鞍上，故名“鞍毯”。中心图案为横列小菱形纹，内填以叶纹，四周有一组顺式二方连续曲折与大树叶纹组成的纹样，外框则以小色块与斜纹组成连续几何纹，四角缀穗结扣称为“突厥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鞍毯。还有“武士像毛织壁挂”（局

部）。此壁挂原位在人首马身之下，显然为古希腊文化影响之产物。

“蓝地白花纹棉布”，则采用防染法，显露出白色花纹图案，由朵花、圈点、曲长线、钩连等纹样上下横列组成图案。这是新疆现存最早的防染法棉布标本。

缂毛则是彩色毛织品，用“通经断纬”织花法织成。两汉时期有“三叶花缂毛”和“字边几何纹缂毛”出土。另外还有“毛织衣”、“毛布男裤”、“栽绒毯”等织品出现。

两汉时期新疆丝织纹样中，有云气纹、动物纹、文字纹、茱萸纹，还有几何纹、瑞禽纹、植物纹以及羽人、东王公、西王母等纹饰。这些纹饰常常相互交错出现，构成了丰富多样的图像模式。

汉代丝绸品种主要为锦、绮、绣、绫、罗、纱、绢、染缬、缂丝等。其中锦、绮、绣等较为名贵。新疆出土丝织物多为此类。但是，源自中原的刺绣艺术在新疆地区传播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地方形的转变。特别是云纹绣之类的刺绣品以及单线式涡卷纹刺绣等，其纹饰具有典型的西域风格，这亦是本土艺术与东西方艺术融合的典型例证。

其次，出土的汉代丝织物在染色方面与西汉以前的中原

丝织物也有很大不同。这些丝织物大都突破了过去以同类色与谐调色为基调的“中和”性色彩模式，呈现出丰富饱和、对比强烈的色彩体系。这不但是在利用天然染料、染色方面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同时也是一种审美观变化的反映。

两汉时期新疆的毛织物，不仅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极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织物艺术上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面貌。这时期纹饰图案题材多样，主要有几何纹、花卉纹、动物纹和人物图像等。许多织物的纹饰突破了一般实用性织物图案化的表现形式，依其生动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制作技法创造出了极具艺术性的经典之作。

两汉时期的毛织壁挂采用通经断纬的缂织方法织成。人物造型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圆睁的大眼睛和变化丰富的面部层次结构，呈现出一种浓厚的希腊古典艺术写实风格。毛毯的纹饰大都以几何纹、龟背纹和花草纹为主。较完整的毛毯显示出四周带有多层边框的图案。毛毯残片虽历经千年岁月，色泽依然如新，反映出两汉时期新疆居民已具有熟练的染色功能。

除丝织物和毛织物外，棉织物在两汉时期的织物艺术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棉花原属热带植物，最早起源于印度。考古资料证实，至少棉布在汉代就已出现在

西域。尼雅遗址出土的蓝白显花的棉布，堪称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棉布实物。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织物艺术

这一时期的织物主要有鸟纹刺绣，汉佉二体锦、右寿锦、对人兽树纹罽、狮纹织锦带、几何纹和花卉纹毛织物及狮纹毯等。

这一时期的织物精品多由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公元4世纪的“禽兽纹锦”，是藏青色锦地、棕、蓝、绿色显花，黄色线勾出图案的轮廓。怪兽头上长角、身后生翼，尾上卷或下垂，龙爪形足。整个画面横向布局，上下对称，构图繁缛，线条均匀流畅，同时出土的有“对鸟对羊树纹锦”。锦地深绿，纹饰用红、黄、棕、白色彩线织出中间是一排呈塔形的灯树纹。树下卧有一对称的长角羊，两侧是对称的小鸟。图案设计规整，花纹简约质朴。此外还有“吉字纹锦”、“夔纹锦”、“盘绦狮象纹锦”、“联珠胡王锦”、“骑士对兽纹锦”、“树纹锦”等等。

阿斯塔那古墓中还出土有“套环贵字纹绮”，是平纹组织，浅绛色地上紫绛色显花。图案由各式团花套环组成，双

线中夹连续钩藤纹或如意形相套连的圆环。环内夹的“贵”字，双鸟纹。线条圆润，构图复杂，质地薄细透明，反映出这时新疆传统丝织技术已经有了高度发展。

另有“富且昌宜侯王夫延命长”编织履。鞋底用粗底线编织，呈土黄色。鞋帮用色泽鲜艳的彩色丝线编织。丝线颜色有红、白、黑、蓝、绿、杏黄、褐色等。并用红、蓝、黄三色线织出“富且昌”、“宜侯王”、“夫延命长”汉文字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织物依然是以内地传来的丝织物和西方传来的毛织物以及本土织物为主要来源，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织物艺术的总体面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内地养蚕、织丝等技术已传入西域，并得到迅速发展。

此时期新疆的丝织物主要有锦、绮和刺绣。“织锦”在组织技法上主要还是汉式的经线显花的平纹复合组织。“绮”依然为汉式的经斜线显花的平纹组织。相对于两汉时期的丝织物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丝织物造型手法及艺术风格更趋本土化特征，其典型作品有汉佉二体锦、鸟纹刺绣及狮纹织锦带以及类似佉卢文文字变体图案的织锦等。

毛织物则属当地所产。其纹饰趋于几何装饰化，色彩

丰富、饱和，制作工艺愈加精湛，在艺术风格上除保持传统的本土艺术特征外，也吸收了一些犍陀罗艺术常见的图案形式。

另外，狮纹毯图案造型夸张，神态生动，层次变化丰富，显示着浓厚的西亚造型风格。人兽树纹则呈现出典型的希腊化特征。其人物卷发、高鼻、大眼睛的造型与古典雕刻中的人物形象十分近似。可以明确认为，它们是在吸收了犍陀罗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的具有西亚和中亚民族特征的艺术形象。

（四）唐宋时期的纺织

唐宋时期新疆丝织品仍然在阿斯塔那古墓中可见。其中的联珠鹿纹锦，为土黄色地，黑、绿色显花。纹样简练明朗。联珠花环内饰一雄鹿，鹿体肥大，举步轻捷，多枝巨形花角后弯，项系绶带后飘。身上饰有锯齿纹、三角纹和圆圈纹、山形纹。这是一件具有萨珊风格的西域织锦。

同墓还出土有联珠对鸡纹锦，为黄色地，红、白二色显花，图案横向排列，椭圆形联珠花环内是两只站立在方形物体上的对鸡。头顶华冠，项系绶带，虽用色不多，但美感极强。类似的还有飞凤团花锦，联珠鸞鸟纹锦等。

其中联珠“胡王”锦，采用倒置循环提法织成上下对称的图案。半黄色地，绛红、桔红显花。椭圆形联珠花环内填饰正、倒相对的骆驼、牵驼人和汉字“胡王”。牵驼人手执长鞭，深目高鼻。花环之间饰以复合忍冬四叶纹。这是一幅典型的西域式的纹锦。

除锦外尚有狩猎纹印花纱。平纹组织，经、纬线排列疏松，构成方形小孔。在黑绿色地上呈浅绿色图案。印花工艺为碱剂印花法，使花纹自然出现深浅不同的效果。画面以狩猎纹为主，衬以花卉树木。天空有惊飞的鸟雀，地下有奔逃的鹿兔，猎者驰马奔跑狩猎。线条简洁，形象生动活泼。

母女绣像也很有特色。刺绣表现回鹘公主和她的女儿。这个贵族特征的妇女手握着一枝花，发饰很高，佩带着装饰品，长衫拖地。女儿服饰神态与母亲相似。此绣品绣工精良，华贵，是难得的珍品。

唐宋时期高昌地区出土有五十余件联珠纹锦，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有的题材相同，但无论是联珠圈、主题纹样，还是辅助纹样都富于变化。联珠纹锦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主题对称和主题不对称两大类。在主题对称类中又可分小联珠圈、复合联珠圈和单层联珠圈

三种类型。这一时期织物中还有联珠纹绮，依据其纹样可以分成两类：二方连续排列的套环联纹绮和四方连续排列的复合联珠圈纹绮等。

唐宋时期新疆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种类有锦、绮、绫、绢、罗、纱等十余种。图案则有几何纹、云气纹、花树对鸟对兽纹、联环纹、联珠纹、花鸟山水纹、龙凤纹等类型。

其中几何纹是丝织品图案中最早应用也是最广泛的一种纹饰。几何纹图案大体上可以分三角形、菱形、方形和圆形，其中菱形组织的几何花纹使用最早。

云气纹又名流云纹，在楼兰和尼雅遗址中有大量丝织品采用此纹。这些织锦的纹样规范严谨，图案化强，具有更多的写实性。

花树对鸟对兽纹图案构图新颖，章彩奇丽。联环纹是在轮廓线中排列小格、填饰动物形象的构图，既有几何填花的特点又与联珠纹相近。

花鸟山水纹是以各种花鸟为纹样母题。其形式多为四方连续的散花状布局，流行于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常用宝相花纹和团花纹。

龙凤纹作为装饰纹样的主题，始终贯穿于染织图案的发

展过程。阿斯塔那墓中出土的龙凤纹丝织品，其造型之完美、神采之兼备都是无以伦比的。

新疆地产棉线织锦也十分值得注意，分为平纹纬锦和棉线锦绦两大类，常见色彩有白、红、灰、黄等种。其图案为几何纹样、仿汉式织锦图案及由人物、动物、各种树和树叶混杂。这种绵线锦绦应是当地人民最初的丝绸产品。它采用了与中原完全一致的平纹轻重组织以及风格接近的动物造型，不过却是用挑花进行提花。模仿的图案有来自中原的汉式织锦，也有西亚的织物图案。后来出现的粟特锦和波斯锦之类的编织品正是在这基础上创造出斜纹纬锦。

综上所述，古代新疆出土的各类纺织品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纺织艺术的发展概况。这些编织艺术时代跨度大，纹样种类齐全。从纹样来看，从早期的几何纹、云气纹、变体几何纹、陵阳公样到后来的联珠纹以及各种花鸟山水纹，几乎囊括了古代纺织品的代表性图案。同时，每一种图案又都有几种纹样标本，从而进一步展现出古代纺织品图案由简到繁，由粗到精、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因此，新疆古代所出土的纺织品图案是中国古代纺织品图案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从考古资料看，新疆自汉以后至唐宋时期出土的大量编织品，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仅有的实物标本，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编织标本的宝库，而且弥补了这些图案方面的缺憾。因此，这些古代编织艺术无论在中国古代编织史，还是在中国古代编织品图案发展史的研究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疆古代的编织物，在东西文化交流史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从中不难看出：当中国丝织品沿丝绸之路远销到西方时，西方的毛织品也远销到中国；东西方编织品的互通有无，不仅满足了双方物质需求，也为彼此编织技术的交流提供了机缘；大量唐代印花丝织品的出土，为恢复失传已久的唐代夹缬印花工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夹缬中发掘出的“碱剂印花”、“筛罗花版”更为我国印染史填补了空白；新疆古代的编织艺术早期受到了古希腊罗马艺术乃至波斯艺术的影响，但到中期，当地居民则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本民族特征的艺术形象。这一期间，中原汉文化的编织艺术品对西域纺织艺术的发展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研究古代新疆的纺织艺术及其染织图案，对现代编织及染织图案的发展和创新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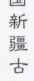
目　录



（左）“胡王”锦局部

（右）“胡王”锦

公元5至7世纪。1965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13×14厘米。图案纹样由人物、骆驼、河流组成。在人物与骆驼之间织出“胡王”两字。织工精细，纹样独特，造型优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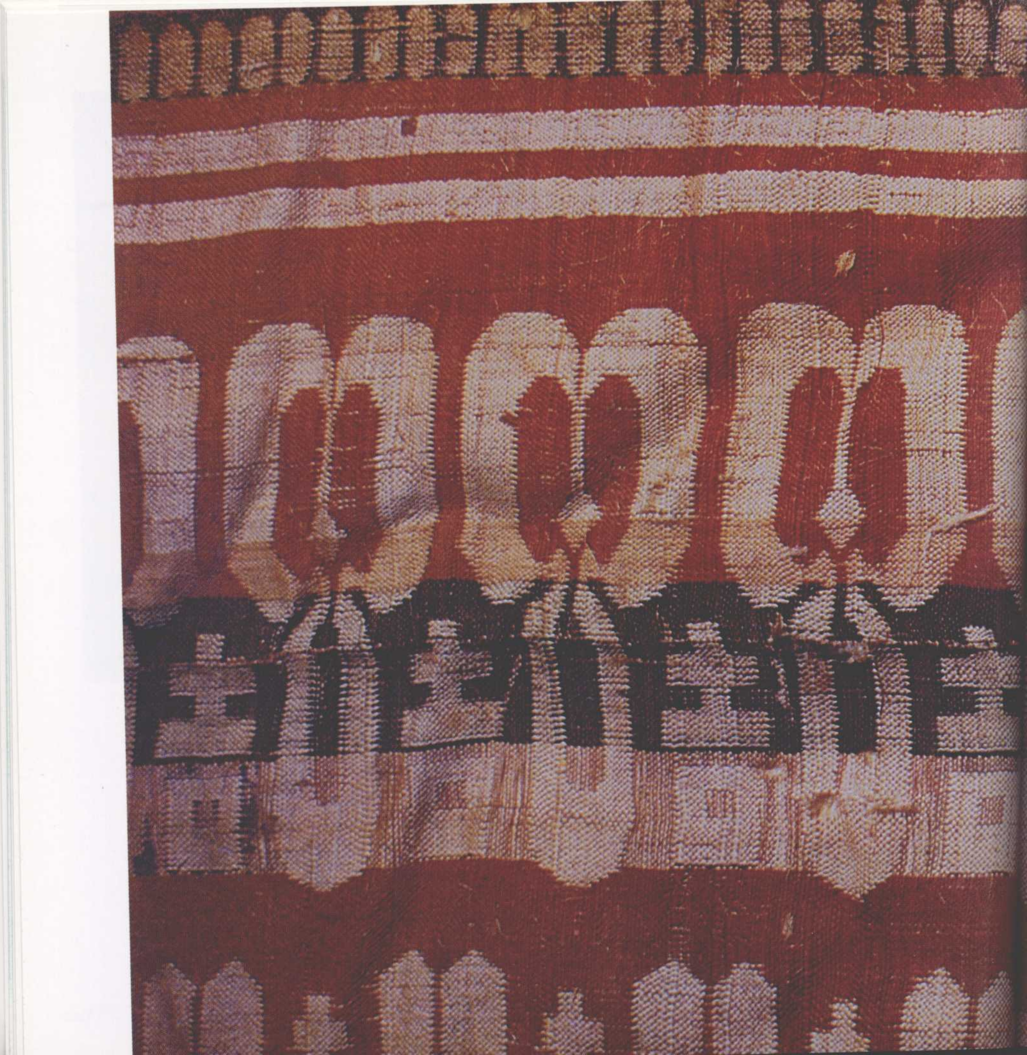




绣花巾

1959年尼雅遗址发现。22.2×4.4厘米。
彩色丝线绣出植物纹样。





纹锦

公元5世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双圈纹、条纹和“0”字纹间夹织“吉”字，清新典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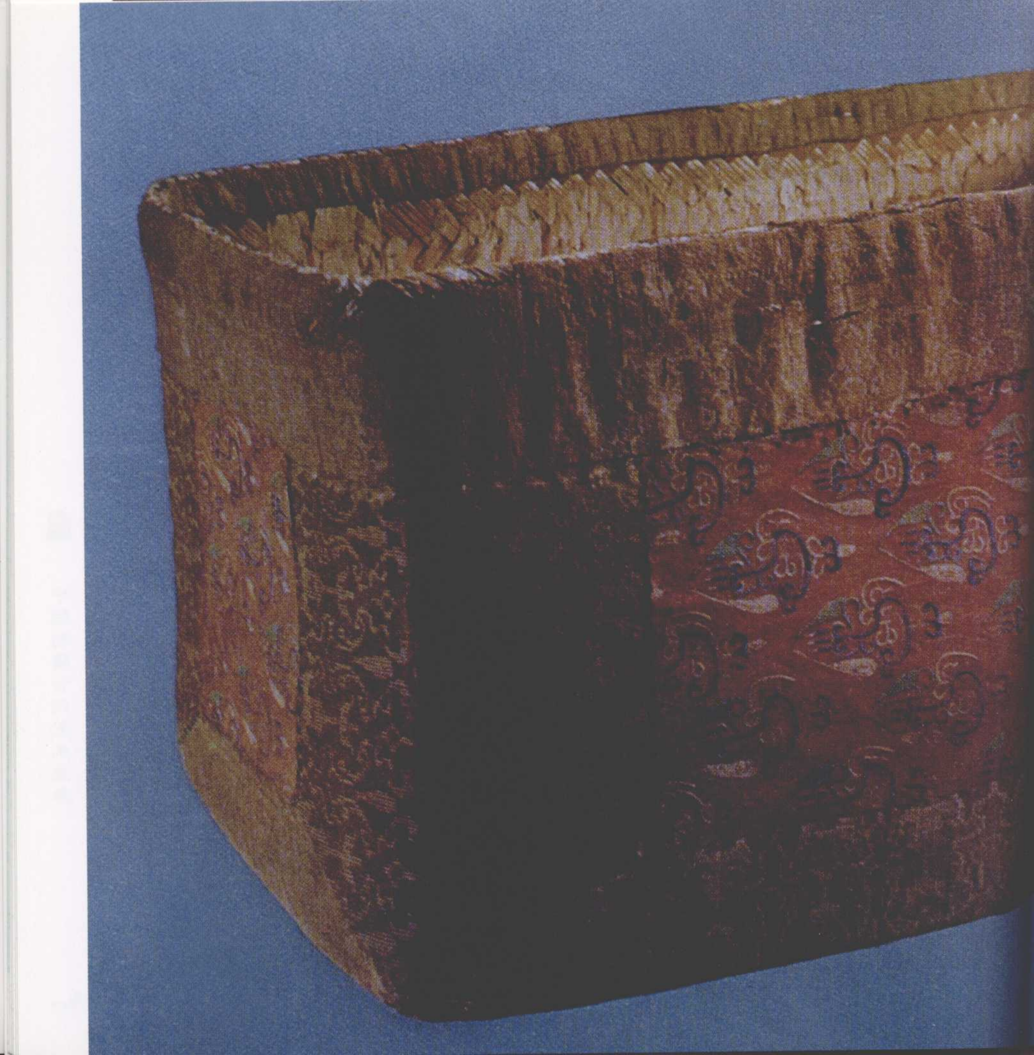


草编纹锦饰盒

公元5至9世纪。盒盖34×20×17厘米。盒33×18×16.5厘米。连续纹样，图案富于变化，设计独特，色彩丰富，做工精制，装饰性强。









草编纹锦饰盒



（左）刺绣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9年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长10厘米，宽10厘米。刺绣四周缝边，红地上用黄、灰绿双线绣草叶图案，古雅别致。

（右）刺绣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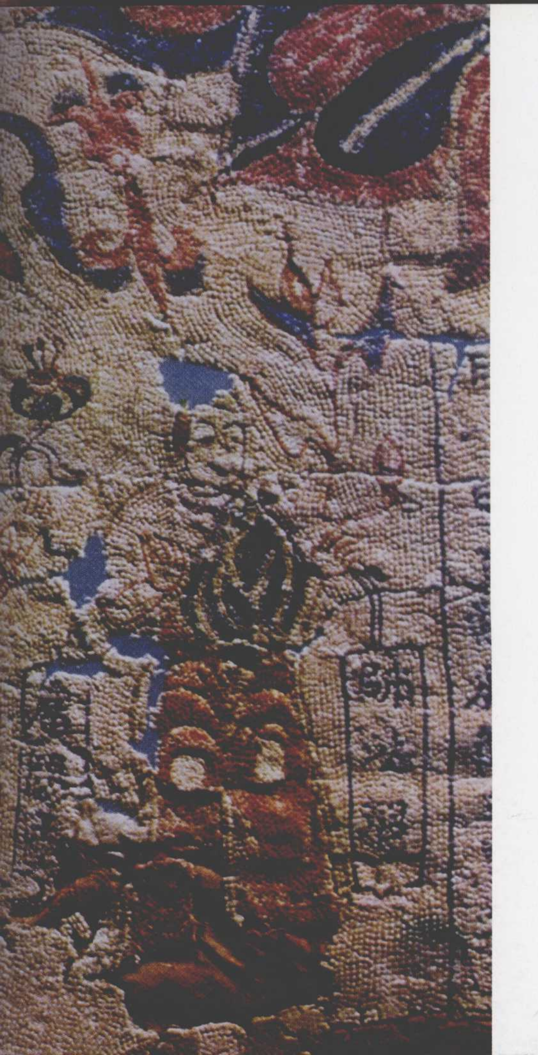




（左）毛织腰带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年尼雅遗址出土。134×15厘米。
色彩层次丰富、鲜明，毛腰带两头均留须，颇有民族特点。

（右）局部





织花人物图案棉布

新疆境内发现。49.4×29.5厘米。图案中织有花草，供养人像和题记，可辨有“息女灯明”、“息女馆阳”、“广阳王”、“师法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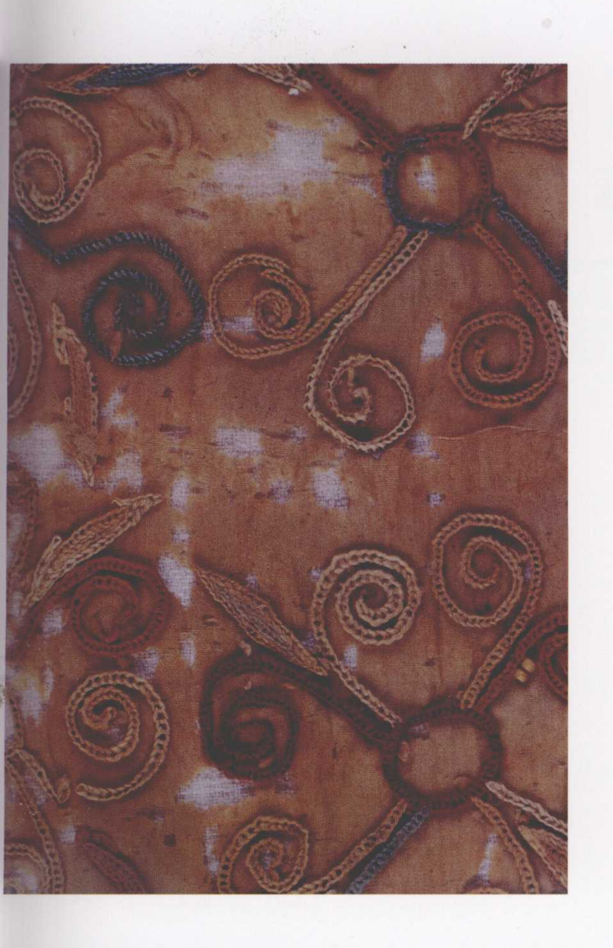


刺绣帽

1995年尼雅遗址发现。白地，用黄、蓝、红等线绣草叶纹图案。帽檐呈菱形，帽型独特。







（左）草花纹刺绣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年尉犁营盘古墓地出土。16.6×14.5厘米。彩色线刺绣草花图案，并四周用红色饰边，串黄、红料珠。

（右）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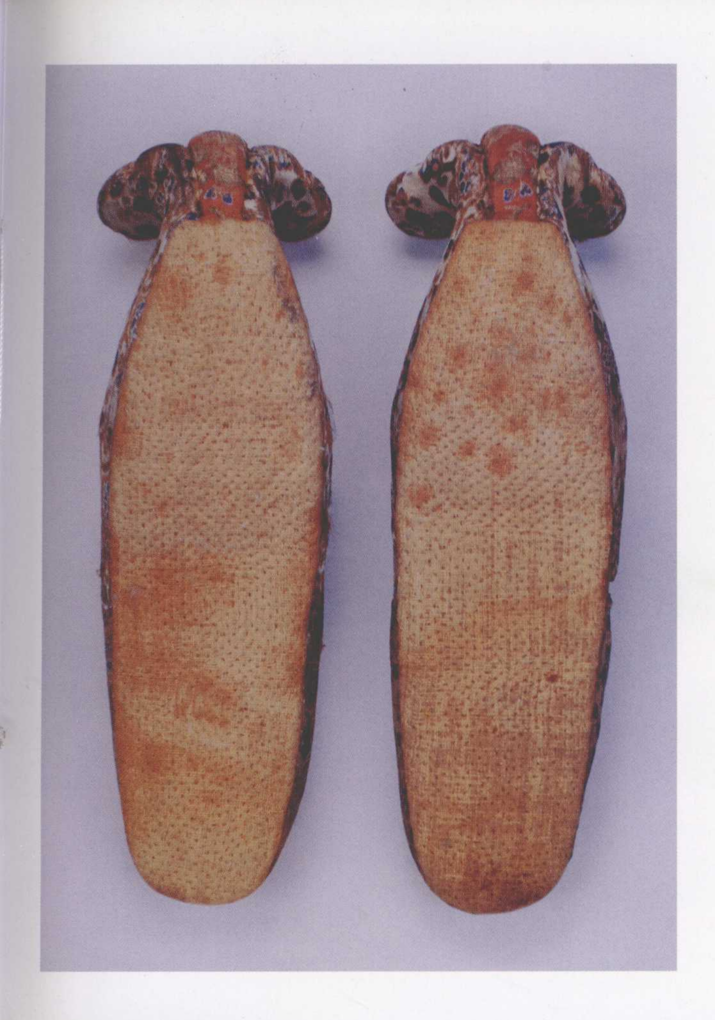


（左）云头锦鞋局部

（右）云头锦鞋
公元7至10世纪。1973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29.7×8.8×8.3厘米。
鞋面黄地，织蓝色花纹，鞋头翘起内卷。鞋主当属贵族。







（左）云头锦鞋面

1963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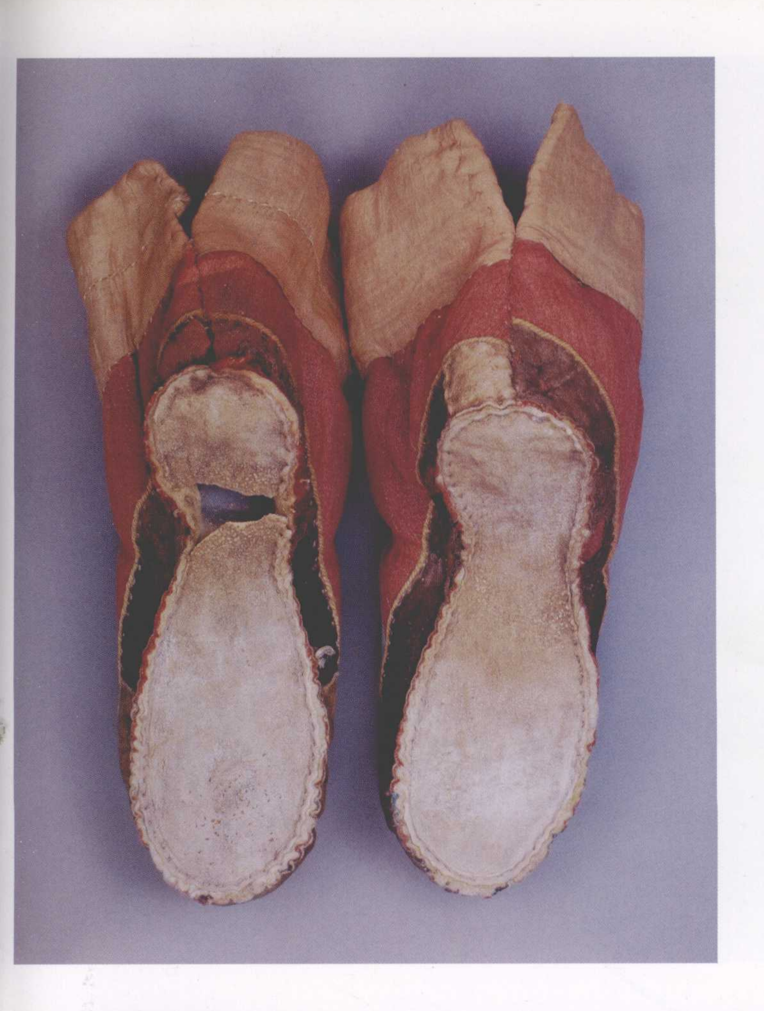
（右）云头锦鞋底





织成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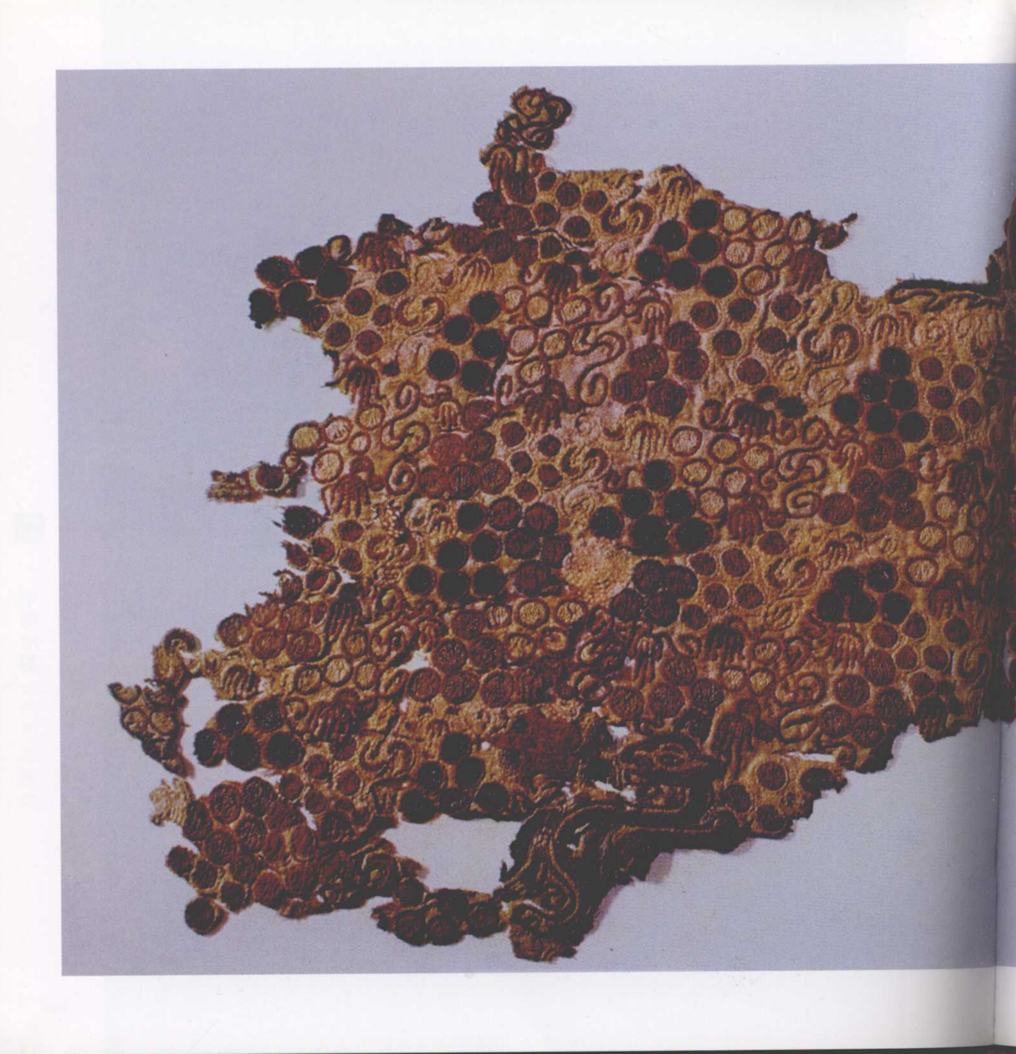
公元4至5世纪。1964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24×8.5×4.5厘米。用麻线和丝线编织，并织有汉字“富宜昌”、“宜侯王”、“天延命长”。纹样十分精美。其鞋主生前应为贵族高官。



（左）饰花鞋

公元4至5世纪。1959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23×4厘米。鞋面图案装饰精美，做工精细，独具一格。

（右）鞋底部



葡萄纹刺绣

公元4至5世纪。1972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23×17厘米。黄色平纹绢，用棕、红、蓝和紫色等丝线绣出葡萄、藤蔓及鸟、兽纹样，结构紧凑，并具有动感。



印花织物

公元6世纪。1959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20×6.5厘米。白地上织有树木和几何形图案，色彩丰富，装饰效果强。









对鸟联珠纹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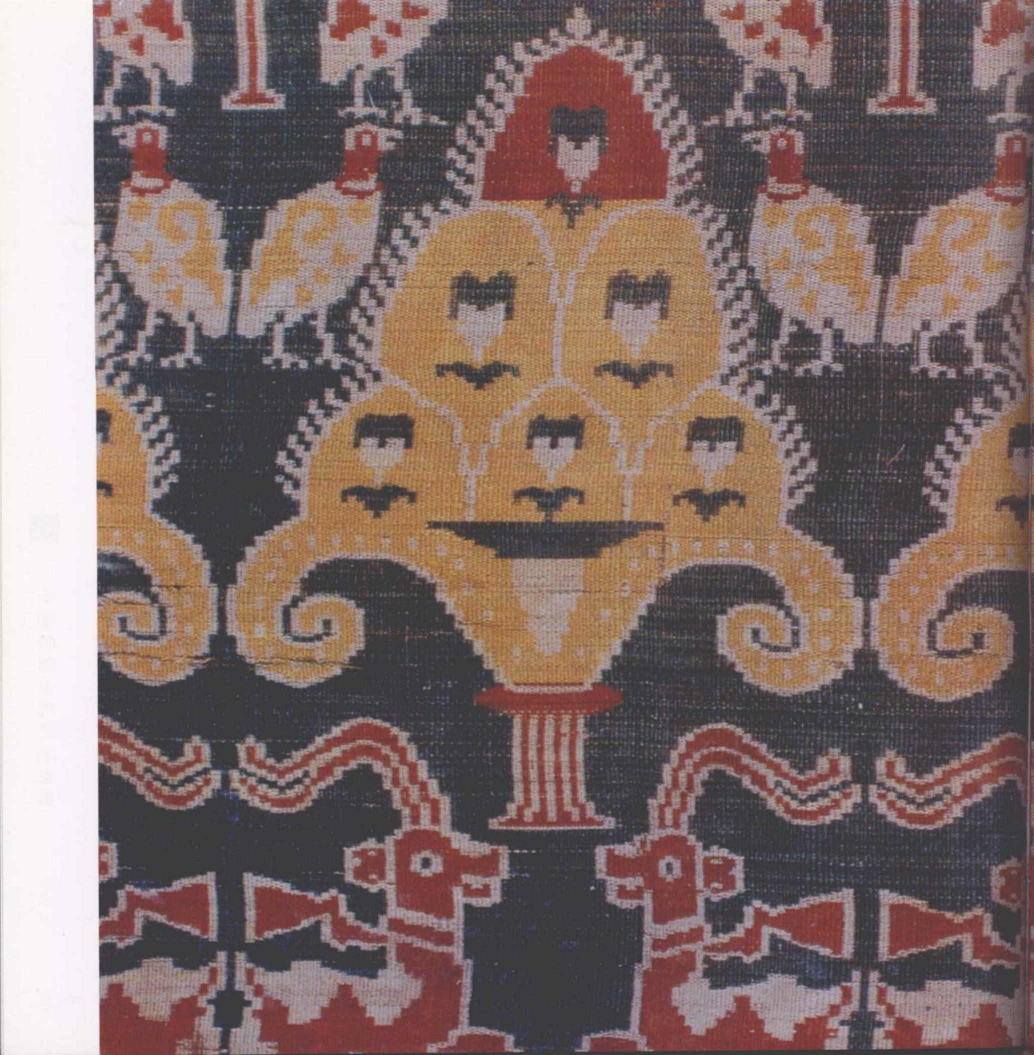
公元7世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28×16.8厘米。织物在黄地上织有红色对鸟和联珠纹，简洁生动，富有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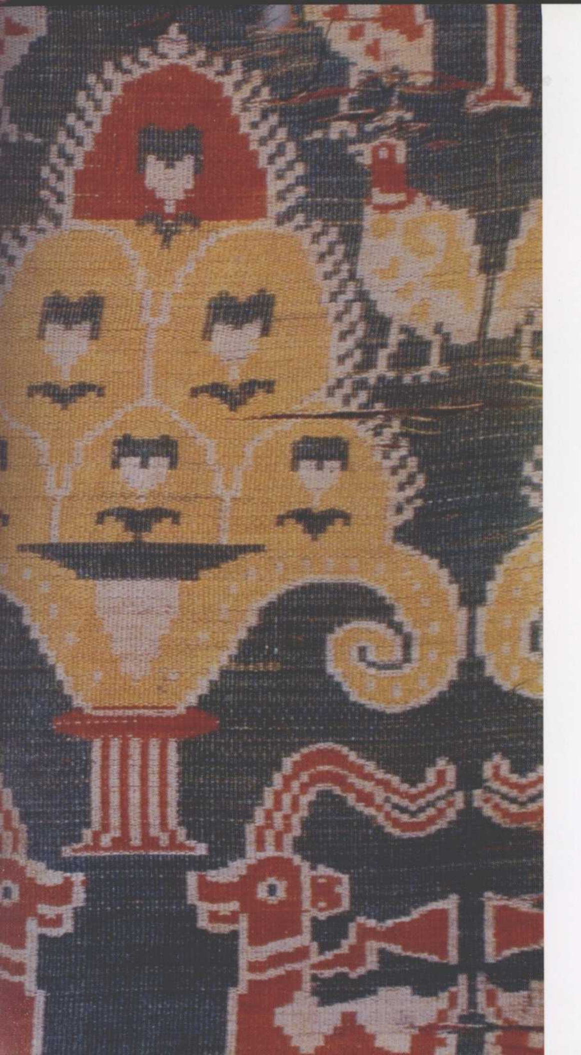


对鸟对兽纹锦
公元5世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墨绿地上织出对称的树、鸟、
狗，织工精细，富有情趣，装饰性强。



对鸟对羊对树纹锦
公元5世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





对鸟对羊对树纹锦局部



（左）联珠鹿纹锦
公元7至9世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锦面构思巧妙，设计独特，图案简洁明快。

（右）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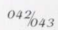




彩色毛织带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1983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发现。带长分别为66×55×40厘米。带子系用多种彩色毛线编织成，色彩古朴，织工精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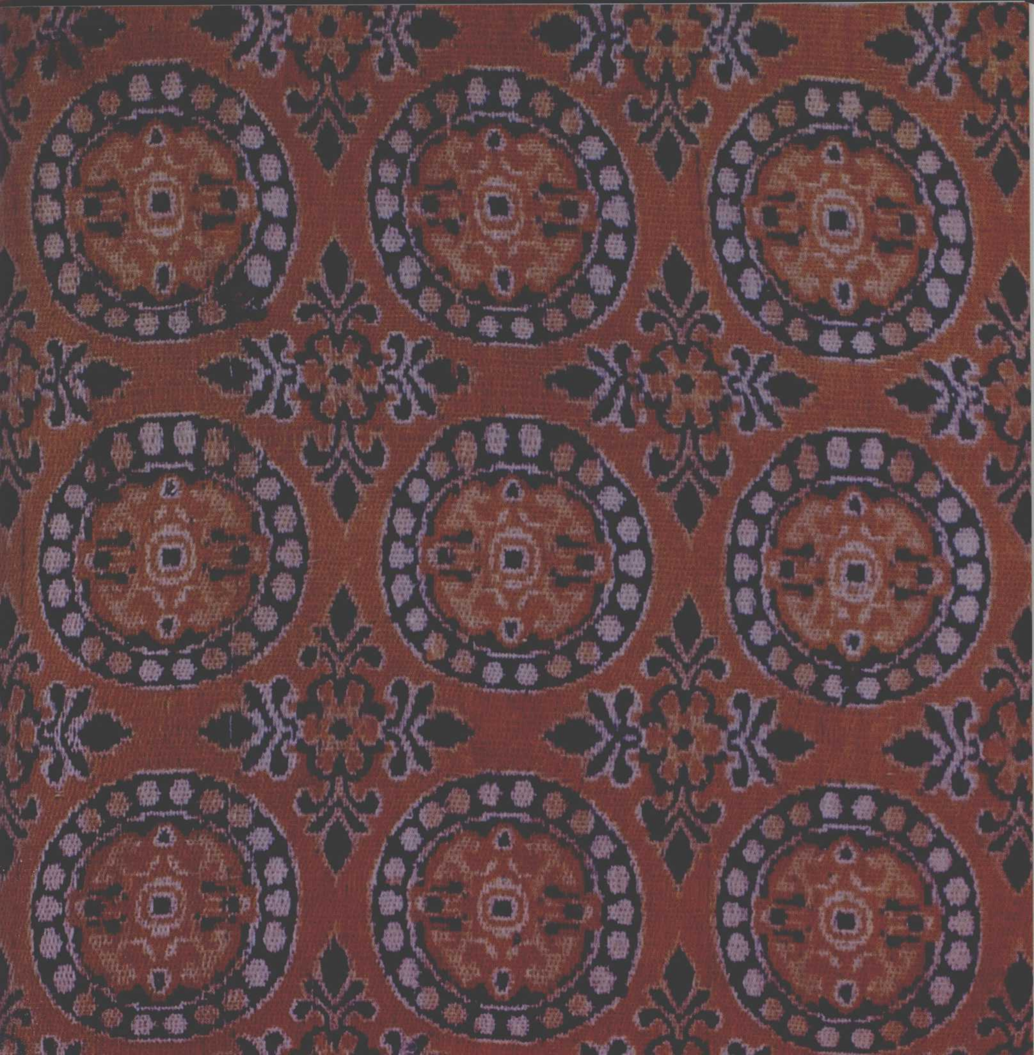




（左）联珠团花纹饰

公元7至10世纪。1973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19×19厘米。织锦由联珠纹和四方唐草纹组成，图案布局紧凑而协调，具装饰性。

（右）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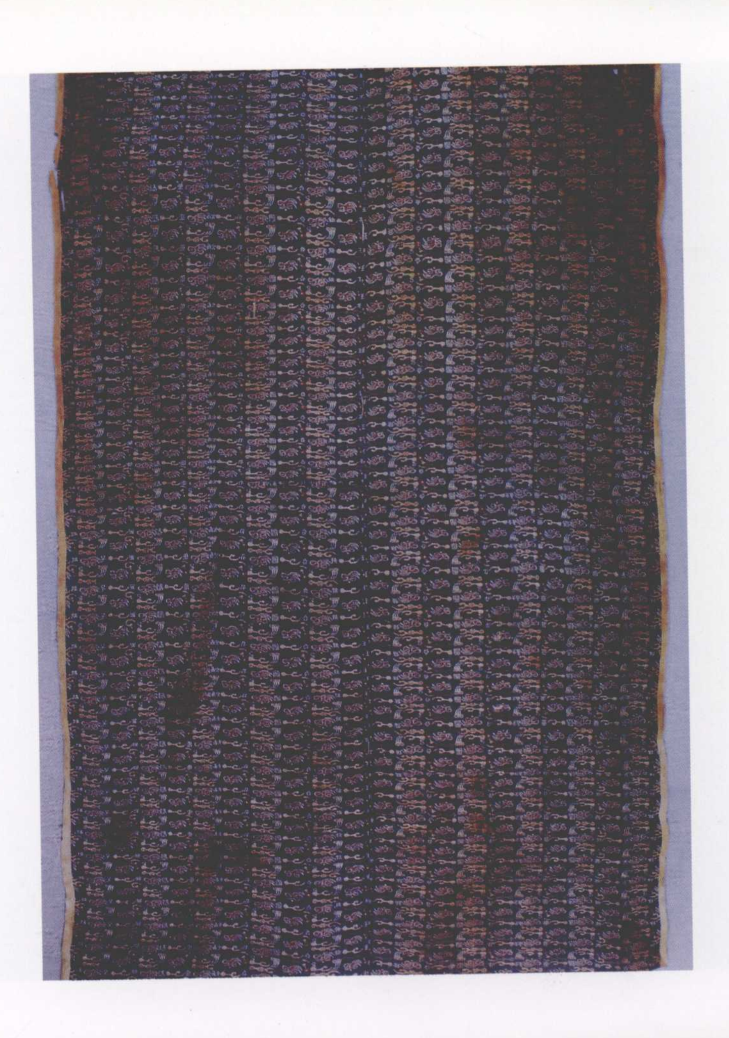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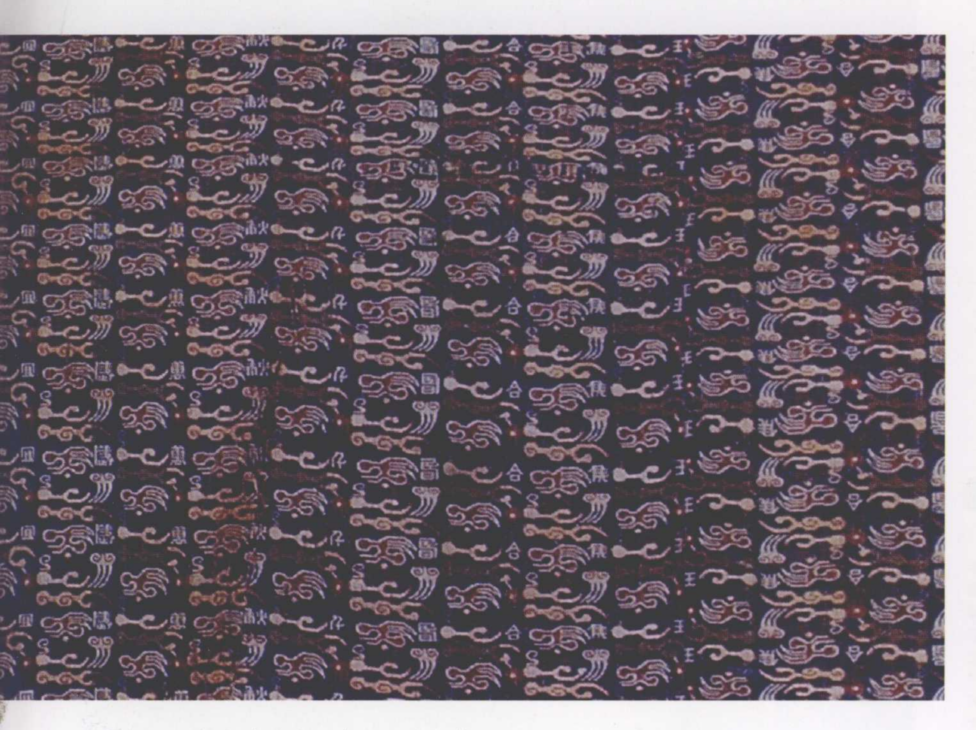
（左）夔纹锦

公元5世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属平纹经锦，纹样简练，用色复杂，锦面细密。

（右）兽纹锦

公元5世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织锦黄地上织有象、狮、牛等动物，具有西亚特点，画面生动，色泽清新，当属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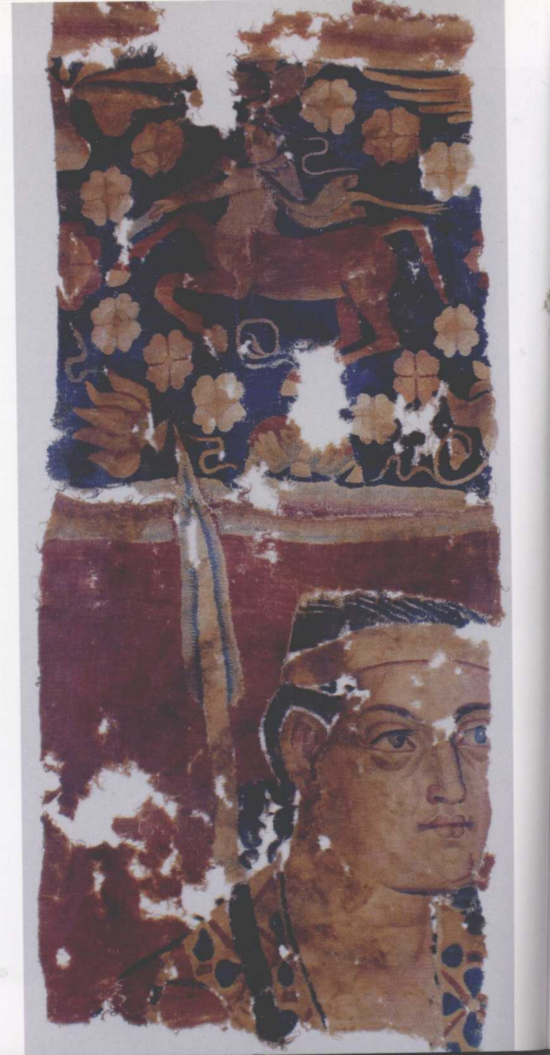
（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年尼雅遗址发现。168×93.5厘米。流云和山茱萸纹交错排列成图案，从右至左织“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汉文字。纹样严谨，色彩明快，富有装饰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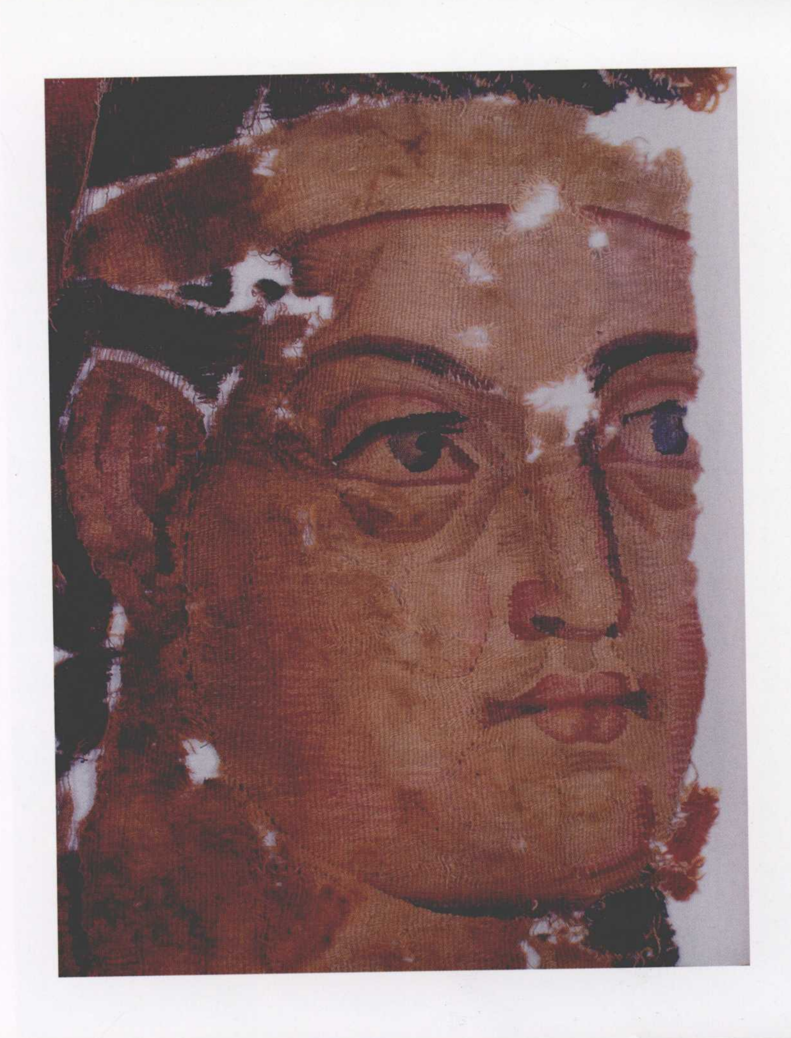
（右）局部

人头马武士像毛织壁挂

公元1至2世纪。1995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58×45.5厘米。图案上部为人头马和团花纹样，结构紧凑，色彩热烈，显得生动而富有情趣。下图持矛的武士，睁大双眼凝视前方。似罗马的风格。









（左）人头马·武士像局部

（右）印花棉布

公元2世纪。1995年尼雅遗址古墓出土。印有菩萨赤裸上身，手捧角形容器，双眼斜视，身后有背光和项光，当为佛教之装饰物。





（左）“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护手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年尼雅遗址发现。35.5×15厘米。蓝地上织有黄色曲折纹并织“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汉文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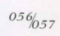
（右）锦护手局部

兽纹锦袋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年尼雅遗址古墓出土。12×12厘米，图案为蓝地上织骑马武士和回首呼啸的老虎图案，生动，极富情趣。



兽纹锦袋
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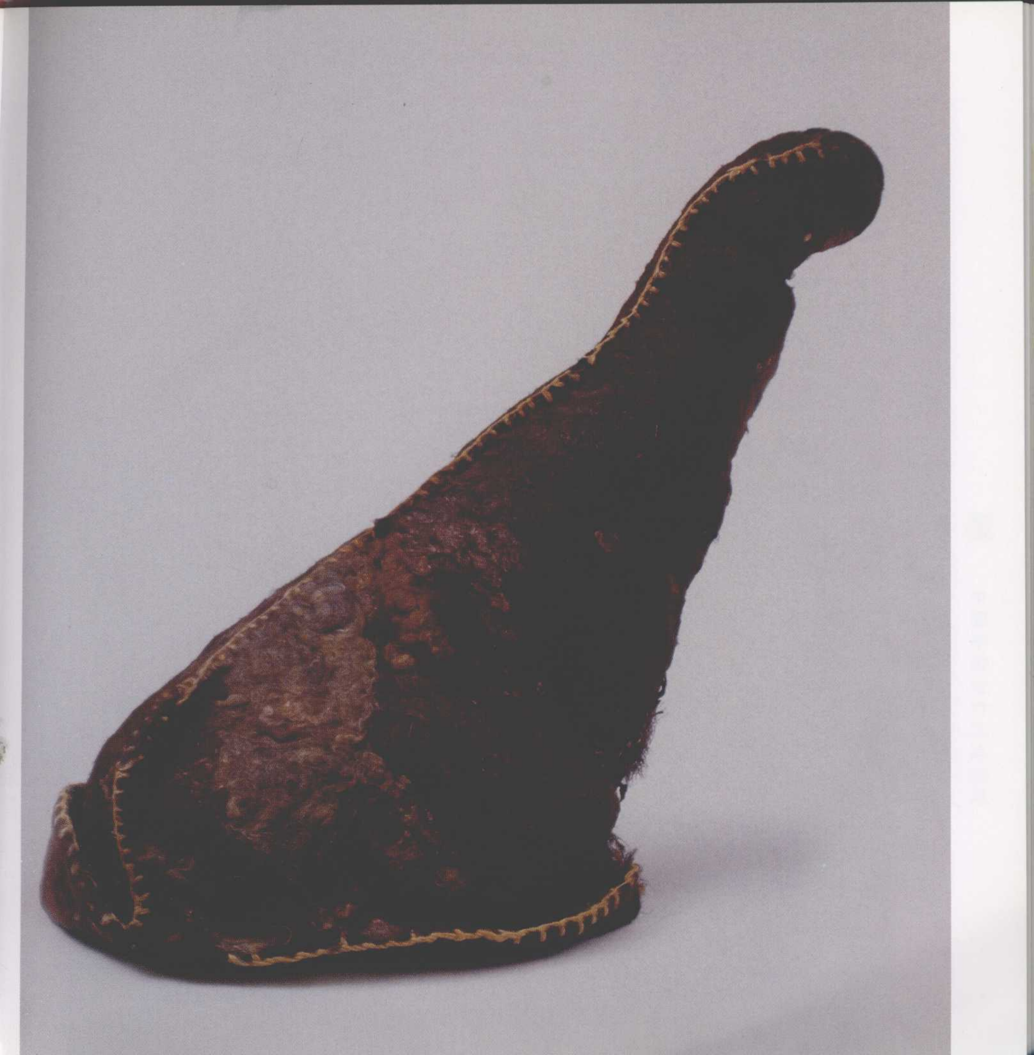
（左）毡帽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1934年楼兰遗址出土。

毡帽表面缀有兽皮和羽毛，具有西域特点。

（右）尖顶毡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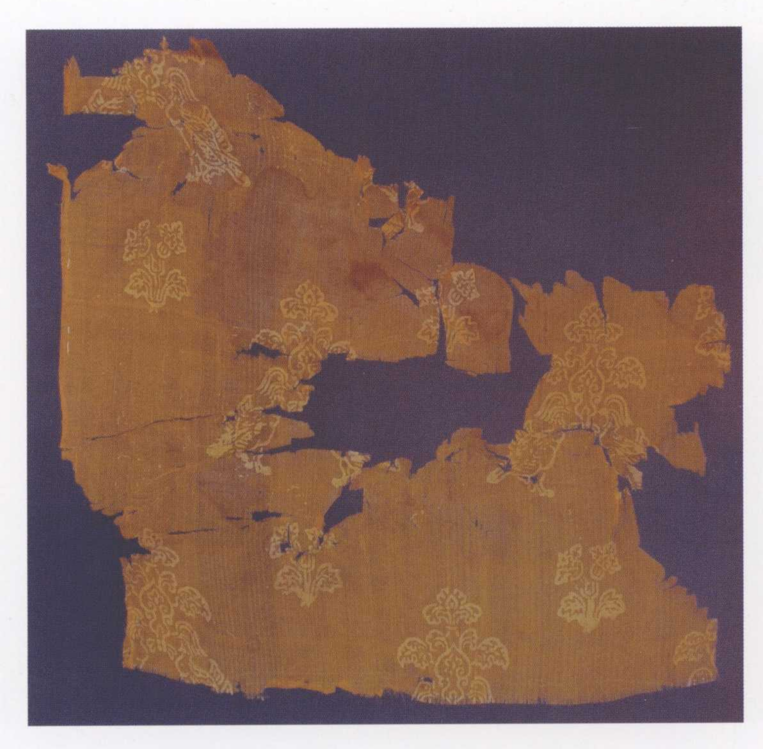
公元前8世纪。1985年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出土。32.7×24厘米。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



（左右）编织容器
楼兰遗址发现。26.3×24.5厘米，工艺精细，造型独特。



（左）花鸟纹印花纱

公元7至10世纪。1986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39.4×41厘米。用生丝织成。印花图案为树花纹和对鸟纹。图案疏密有致，效果简洁。

（右）局部







（左）方格纹锦袍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年尼雅遗址古墓出土。衣长122厘米，袖通长225厘米。锦面白、蓝方格纹，典雅、简洁大方。

（右）局部

（左）套环纹绮

公元5世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由各式团花套环组成图案，套环内夹“贵”字。结构紧密，复杂多变化。

（右）局部







（左）草花纹帽

公元13至14世纪。吐鲁番哈喇和卓发现。高21.5厘米，口径13.4厘米，勾织，图案如同草花，帽边涂以朱砂色，形状颇有特点。

（右）局部





(左)缀绢晕绰花毛织袋

公元3至5世纪。1995年尼雅遗址古墓出土。17×12厘米。长方形，袋中部用彩色毛线织出晕绰效果。女性用品。

(右)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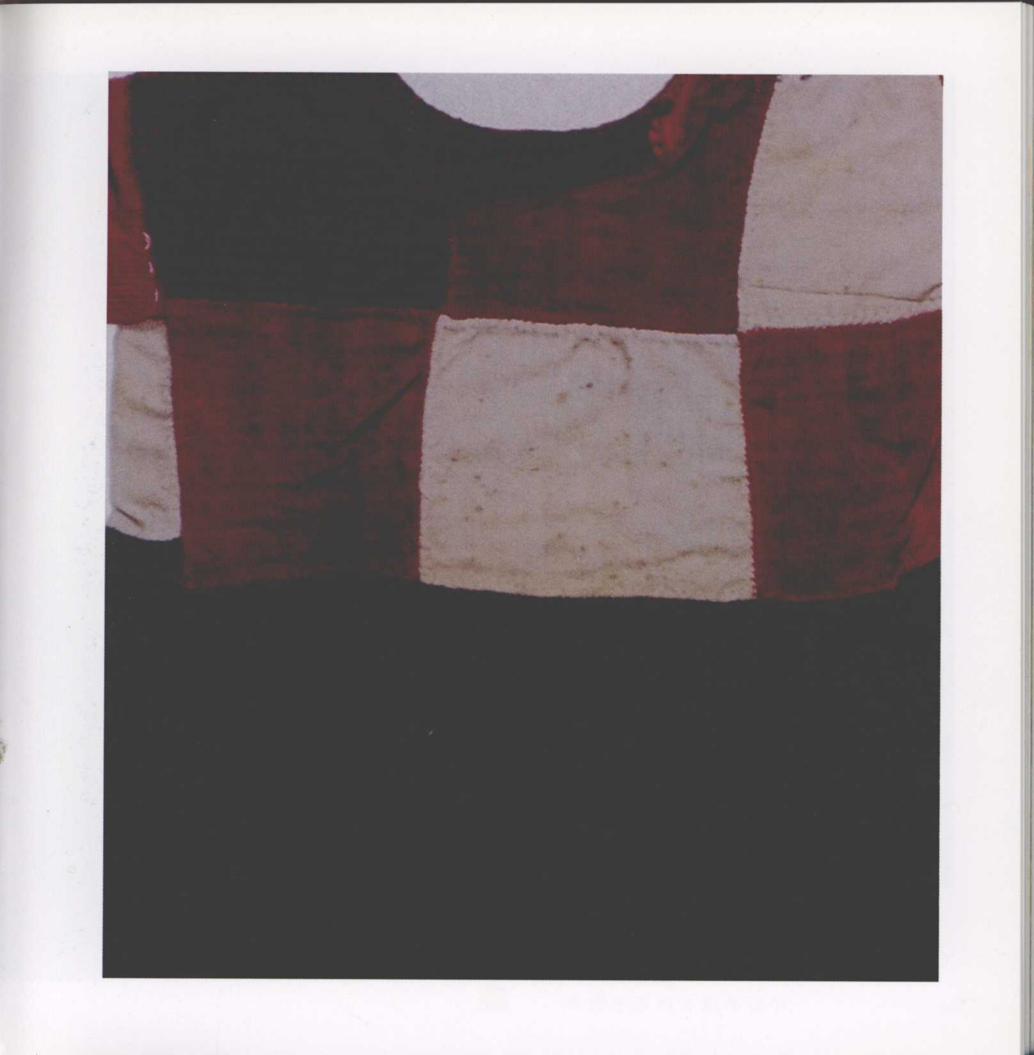




（左）毛布裙衣

公元前5世纪。1996年且末扎滚鲁克古墓地出土。63×56厘米。上衣为圆领红袖，衣面为红、白方格，裙为深色毛布缝制，儿童用品。

（右）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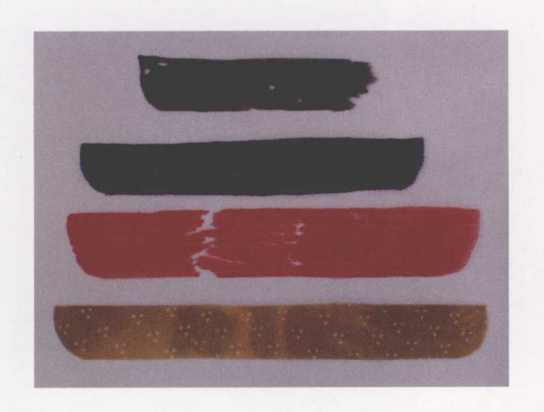
（左）夔龙纹毛织绦裙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1984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59×38厘米。毛织绦为深色地，黄、红、棕等色显花织成抽象动物纹，图案变化复杂，富有动感。

（右）局部







（左右）彩色罗披帛

公元7至10世纪。1973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规格不同，分别是葱绿菱形纹罗、黑色菱形纹罗、红色菱格纹罗、绿色印花罗。属女士披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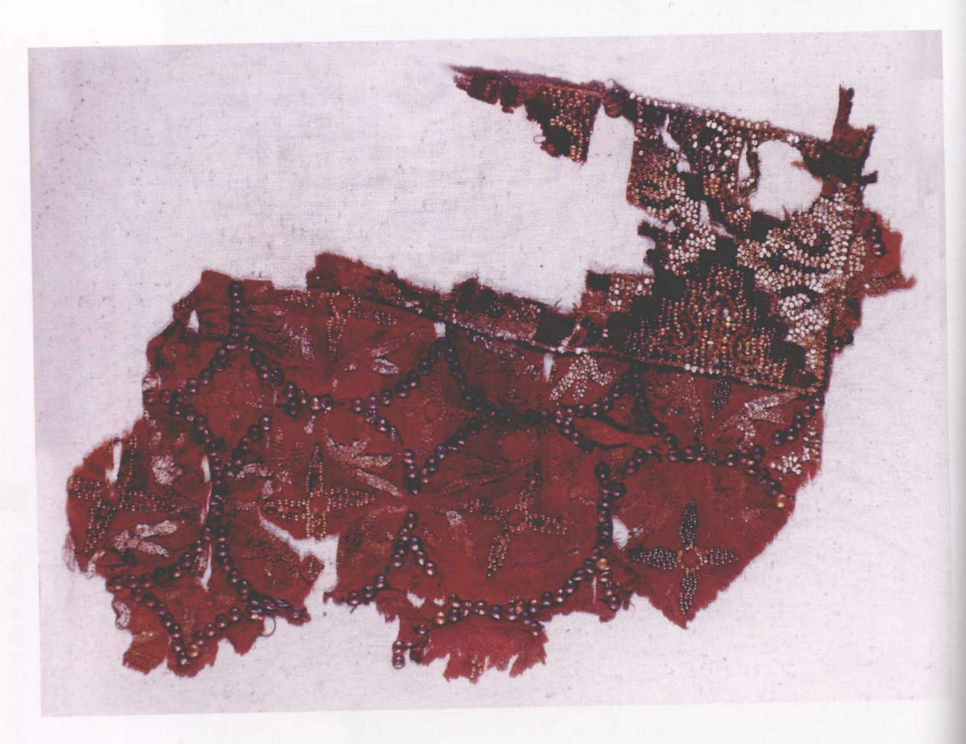
（左）花叶纹鞍毯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1984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76×74厘米。鞍毯呈方形，四周有带子，毯中心方框内为菱格形草叶纹，框外为几何形纹，图案古拙。

（右）局部







（左）缀金珠刺绣织物

公元4至6世纪。1997年波马古墓出土。10×11厘米，25×13厘米。织物上缝缀金泡珠，组成各种花纹，纹饰华丽富于变化。贵族所用。

（右）局部







（左右）刺绣装饰袋

吐鲁番哈喇和卓发现。长11厘米。图案为连环方格纹，粗细相间，工艺精细，装饰精美。





（左）菩萨绣像

（右）仕女绣像

公元9至10世纪。高昌故城出土。17.5×4厘米。画面为供养人像，高人为公主，手持花，头戴冠，矮人为侍女，两人站于莲花台上做供养状，绣工精致，颇有特点。



刺绣织物

新疆境内出土。红、蓝、黄丝线绣出五彩花纹，线条富于变化，美观大方，装饰性强。





人兽树纹袍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年尉犁盘营古墓出土。长110厘米。袍为红地，对人、对兽、对树纹，构思巧妙，布局严谨，比便精确，造型生动。





旋纹褐

公元前5世纪。1985年且末扎滚鲁克古墓出土。60×50厘米。褐为粗布，黄地布上用红色绘出流水旋纹，节奏感强，具有动势。

麻鞋

公元6~7世纪。1985年阿斯塔那发现。28.5×11厘米。麻线编织，工艺精细，实用性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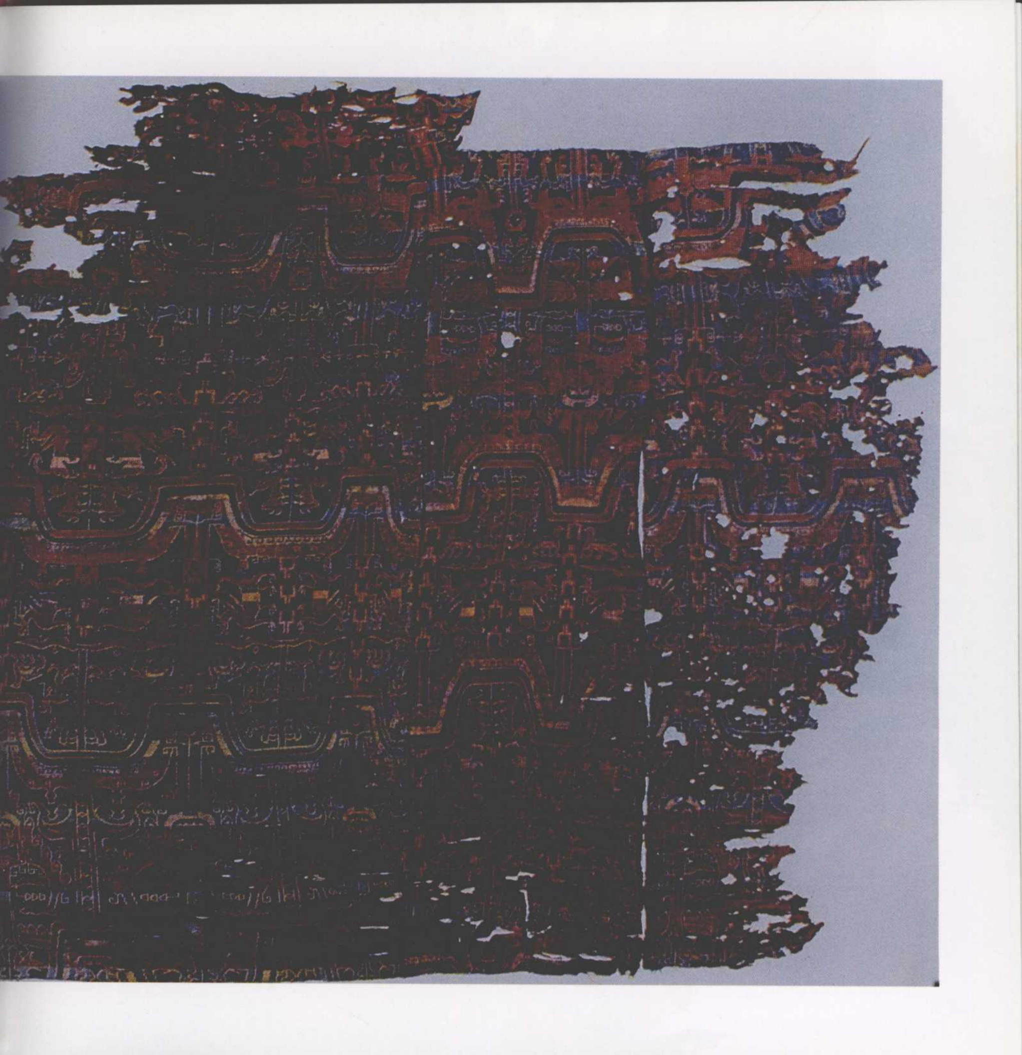
麻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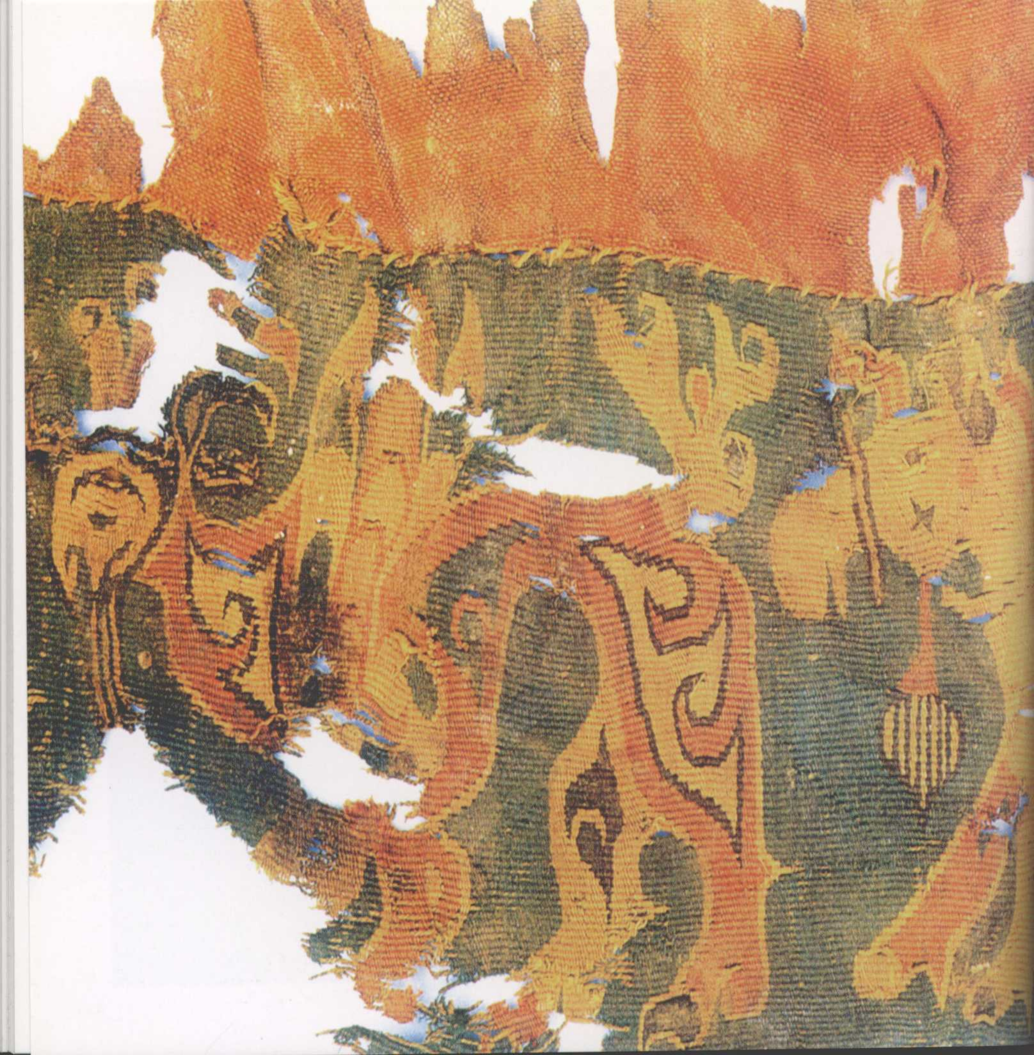
公元6至9世纪。1973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长28.5厘米。用麻线精心编织而成，鞋头呈船形状，鞋帮用麻绳编织，具有中原凉鞋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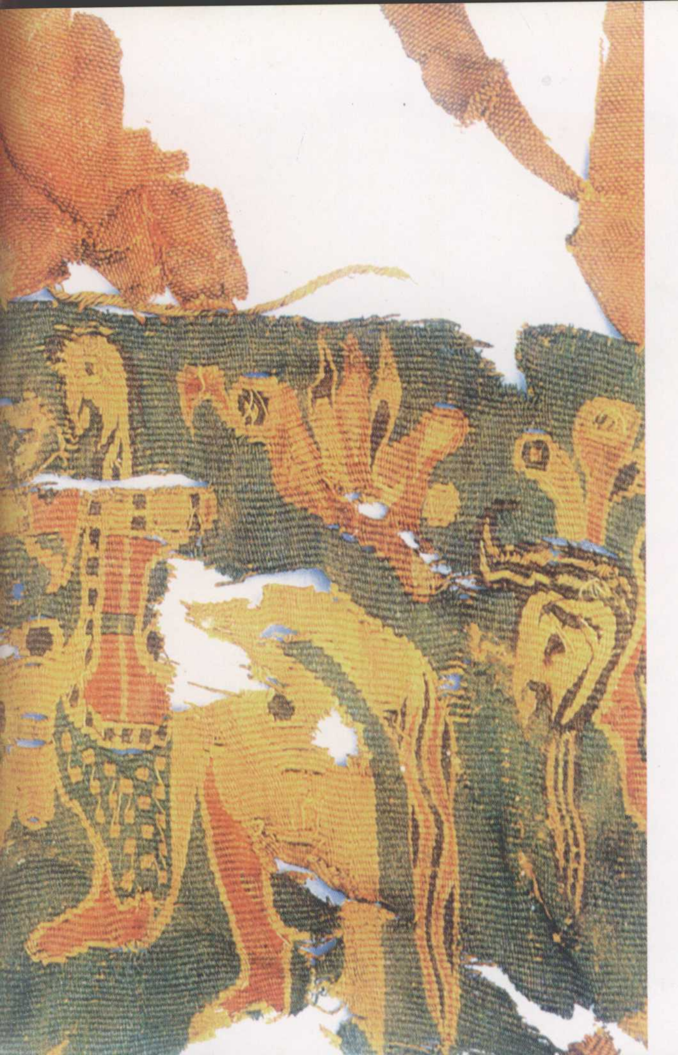
禽兽纹锦

公元5至8世纪。1972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83×54厘米。锦上绘竖曲波纹，其间布绘树、龙、对鸟、鹿、四足鸟和怪兽纹等，纹样紧密，造型丰富，实属精品。









狩猎纹样织带

公元5至7世纪。1996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59×22厘米。在绿地缂上，用棕红、黑等彩色绘出各种动物图案，造型极富有童趣，表现狩猎的情景。





（左）动物纹毛布刺绣
公元5至8世纪。1983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55×22厘米。锁针绣法绣出龙纹样，造型古拙。

（右）狩猎纹印花绢
公元7至10世纪。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44×29厘米。



鸟纹刺绣

公元4至7世纪。1996年楼兰古墓发现。36.5×32厘米，花草、鸟类枕面，纹样古朴，结构紧凑。







（左）飞鸟团花锦
1968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37×24.4厘米。以五彩大团花为中心的花纹，周围绕以飞鸟。图案布局紧凑协调，色彩鲜艳，形态逼真。

（右）对羊纹锦枕面
公元4至6世纪。1972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35×27厘米，绘以黄色、棕色对称羊纹，整体简练生动。





（左）狩猎纹绢

公元7至10世纪。1968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56×31厘米。由花草、树、鸟、骑马狩猎的人和鹿、野兔等组成图案，线条简洁，造型生动。

（右）绣花绢

1998年温宿征集。清代。45×30厘米。



（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

公元前3至公元5世纪。1995年尼雅遗址出土。18.5×12.5厘米。彩色锦面，绣植物、动物纹，其间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

（右）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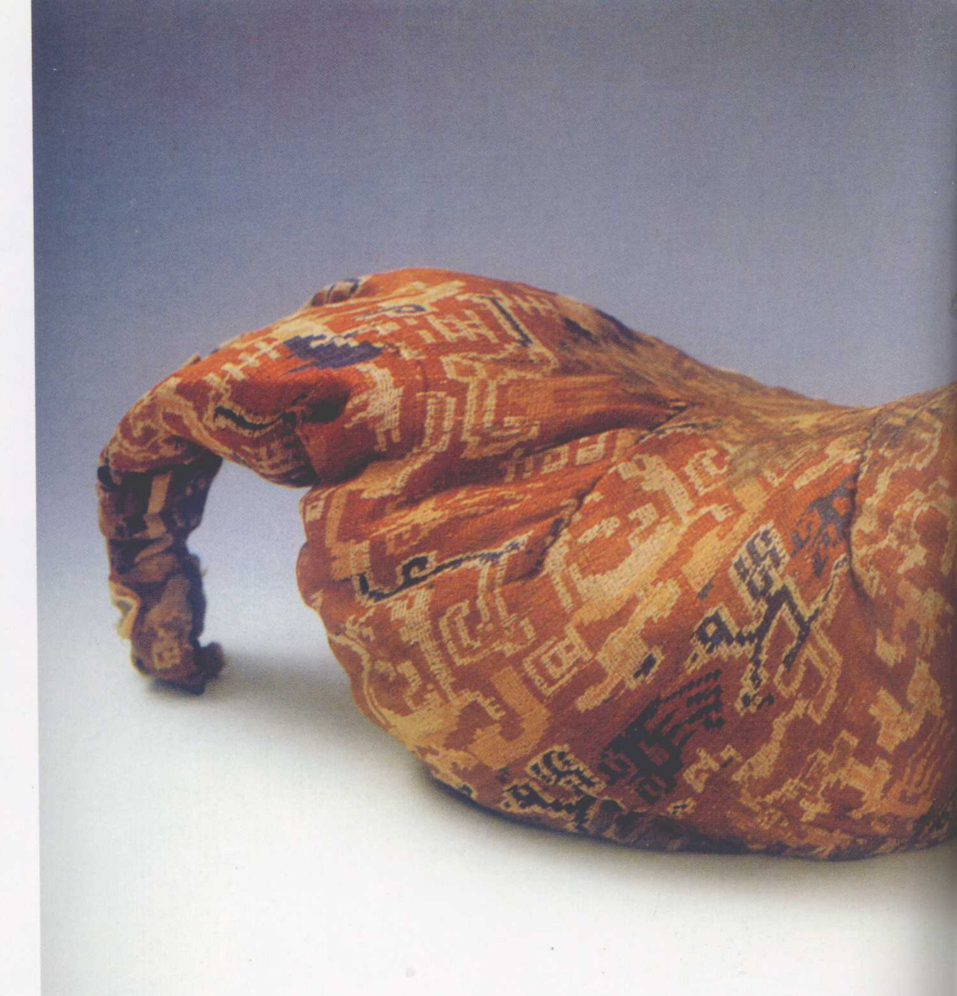


茱萸回纹锦面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年尼雅遗址出土。62×58厘米。彩线色泽浓艳，绣技细腻流畅。









延年益寿大
宜子孙锦枕

公元前3至
公元5世纪。
1995年洛浦
山普拉古墓
出土。锦枕
通长67厘
米。织鸟兽
纹，复杂多
变。

彩色三角纹绣褐

公元前10世纪。1978年哈密五堡古墓出土。47×50厘米。织工粗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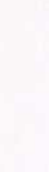








编织帽　清代





绣花枕

清代。线条曲折委婉，色彩鲜丽，织工精细。



（左）联珠龙纹绮局部
（右）联珠龙纹绮
公元7至10世纪。1972年阿斯塔那出土。21.2×25.3厘米。
织物画面生动，色泽艳丽。







（左）荷包　清代

（右）绣包　清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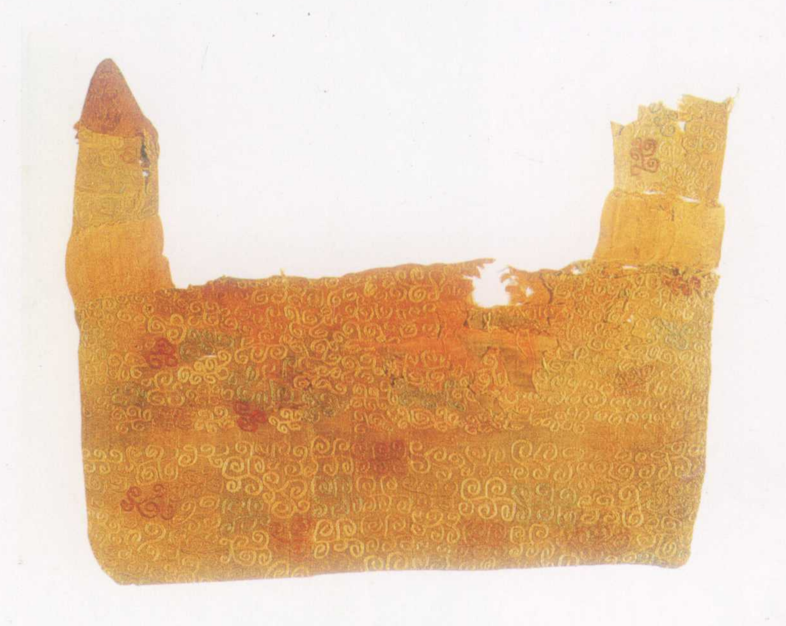


（左）毛布帽
公元前3至公元5世纪。1995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25×44.4厘米。
白色平纹毛线织成。

（右）毛布帽
公元前3至公元5世纪。1995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26.5×41厘米。
白色平纹毛线织成。







（左）骆驼纹缀织绦裙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1995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70×205厘米，色彩丰富鲜艳。
（右）蔓纹刺绣绢枕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28×34厘米。刺绣彩色藤蔓纹，造型质朴。

蔓草纹刺绣绢枕纹样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 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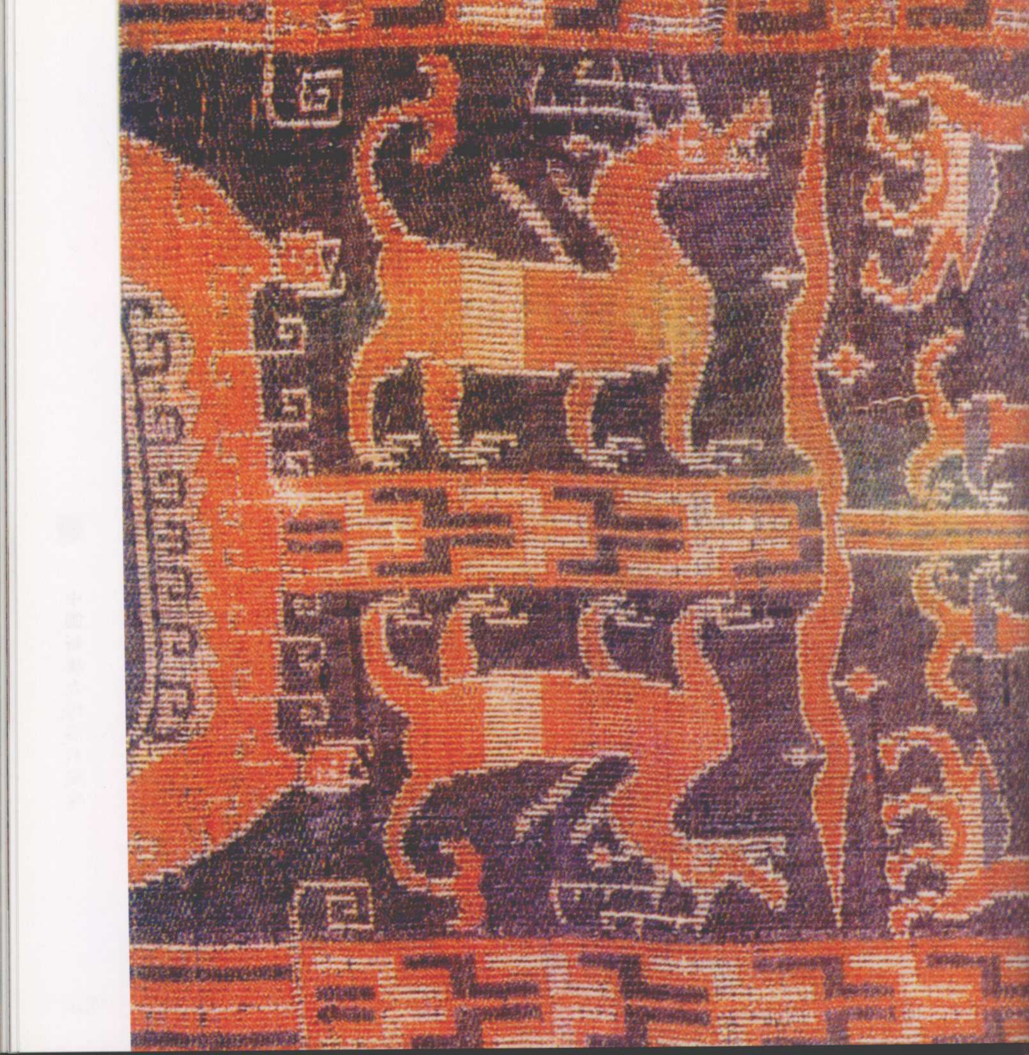




鹿头纹缀织绦裙局部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1995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色彩丰富鲜艳。





对兽纹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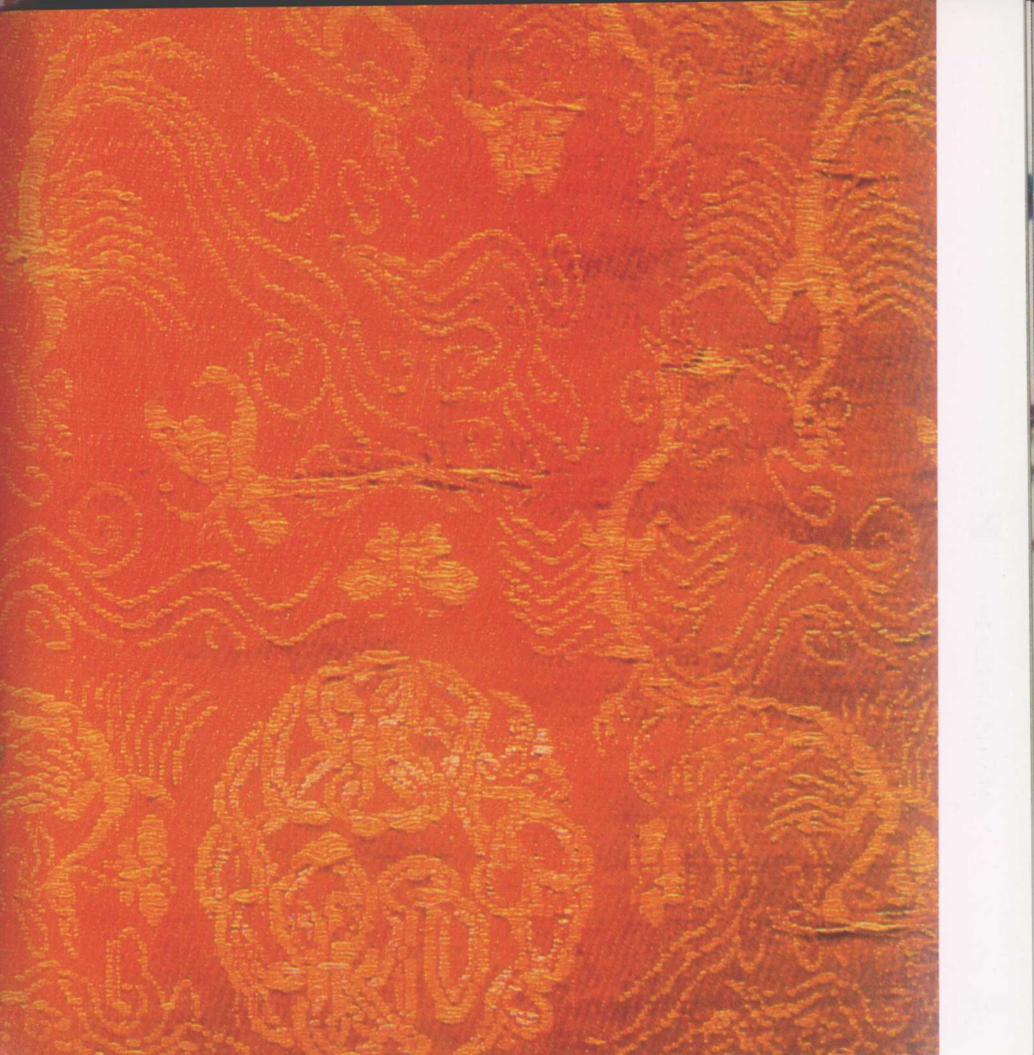
公元4世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对称构图，结构严谨，织工精细。



龙纹缀织绦

公元前3至 公元5世纪。1995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38×5 厘米。动物造型图案。







织绣花棉袜

公元5至9世纪。1959年尼雅遗址出土。43.5×17.3厘米。构图匀称，色泽华丽，绣工精细。



花纹织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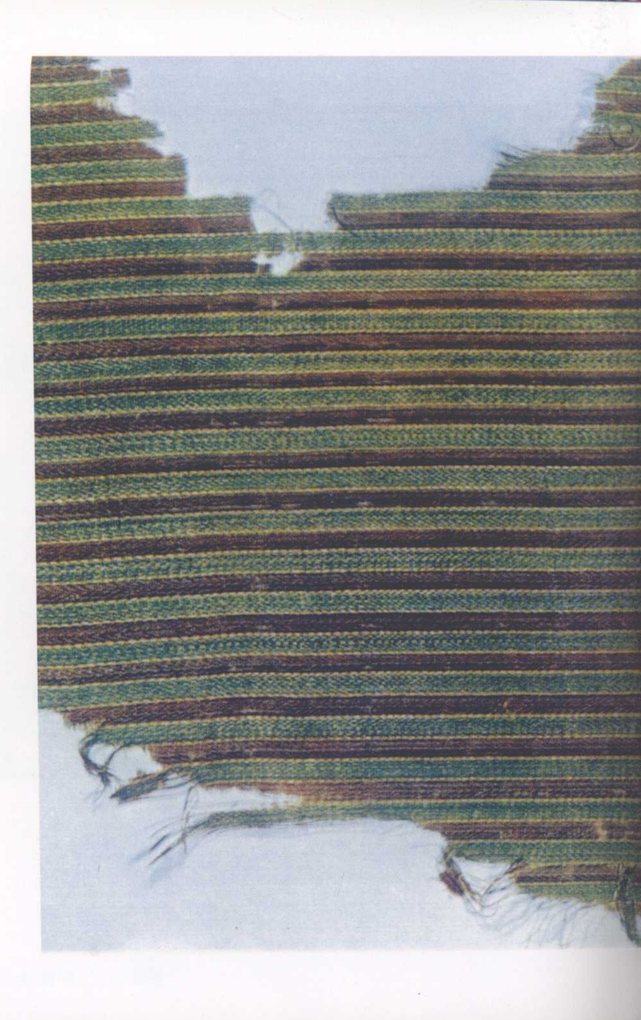
公元7至10世纪。1969年阿斯塔那出土。103×3.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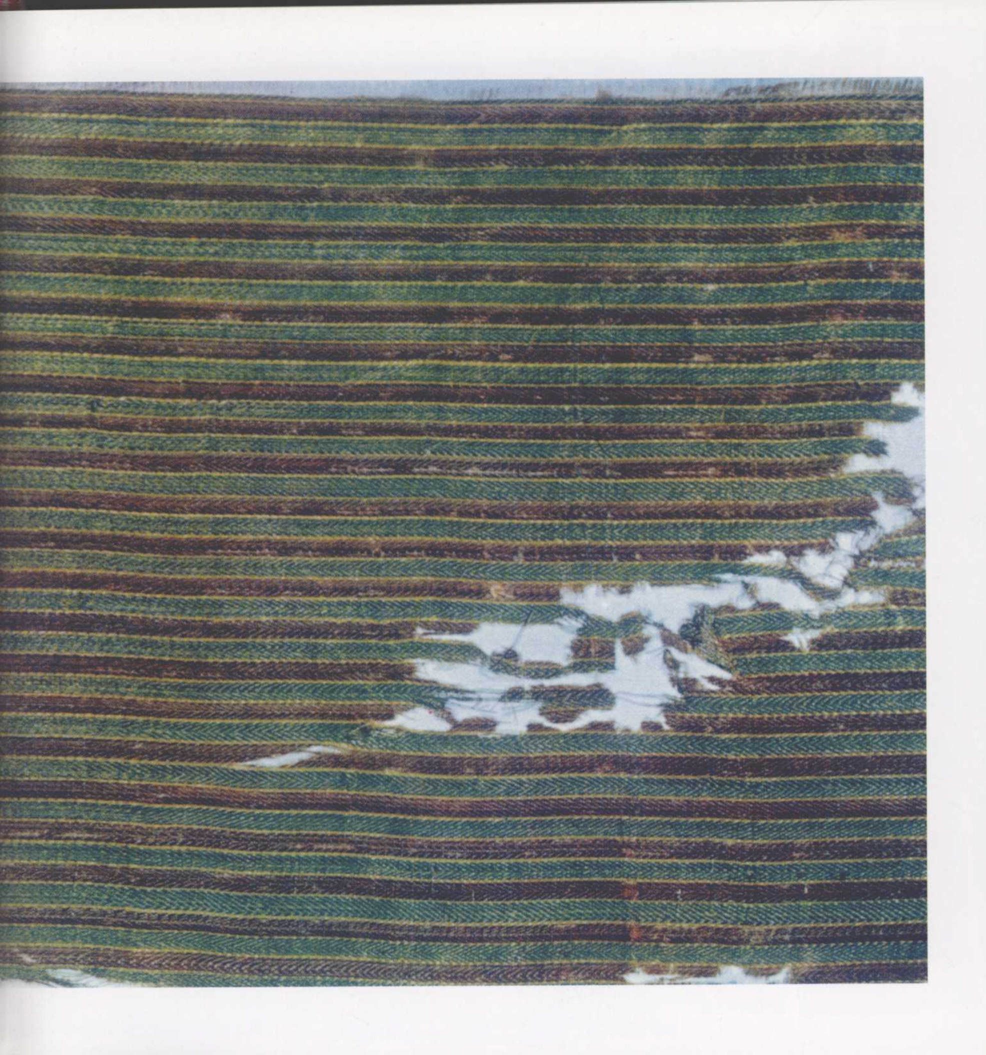




绦纹绢

公元7至10世纪。1968年阿斯塔那出土。58.5×20.2厘米。









骑士对兽裘纹锦

公元 7至10世纪。1968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22.5×12厘米。以对马、对象为主体的图案。新颖、生动、精美、别致。





（左）绛地印花绢裙

公元7至10世纪。1972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26.5厘米。显花为黄色花草纹。绣面平整，配色素雅，织工精巧。

（右）联珠对锦鸡纹锦枕面

公元7至10世纪。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锦面黄色联珠纹内织红色对锦鸡纹。配色华丽绣工精细。



绛地花鸟纹印花绢
公元7至10世纪。1964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





龙纹缀织毛绦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1995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色彩丰富鲜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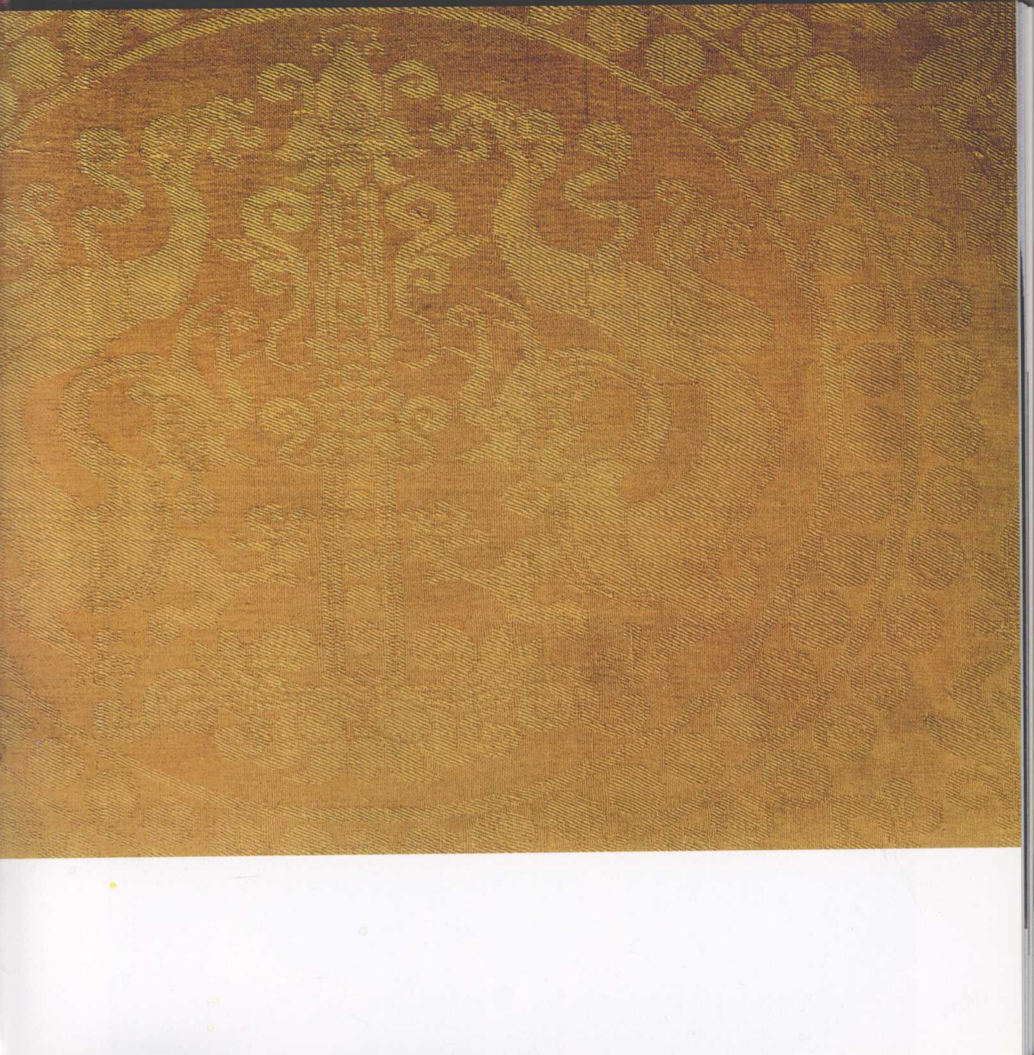
（左）梳镜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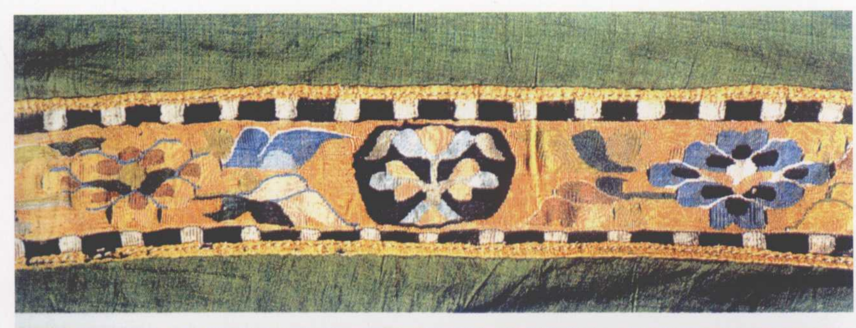
公元前3至公元5世纪。1983至1995年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有两袋，一袋为梳，一袋为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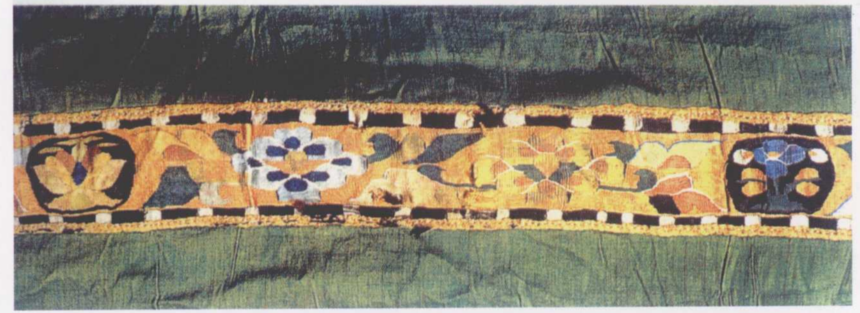
（右）联珠龙纹绮

公元7至10世纪。1972年阿斯塔那出土。21.2X25.3厘米。









（左）锦袍纹样局部
（右）锦袍
公元5至9世纪。1995年洛普山普拉古墓出土。结构严谨，富有地方民族特点。







黄地棕蓝色条格纹褐

公元前1000年。1986年哈密五堡古墓出土。54×16厘米。经纬线为“z”向加捻，粗细均匀，经密度为9根/厘米，纬密度为26根/厘米。质地精细，表面光滑，手感柔软。





"长寿明光"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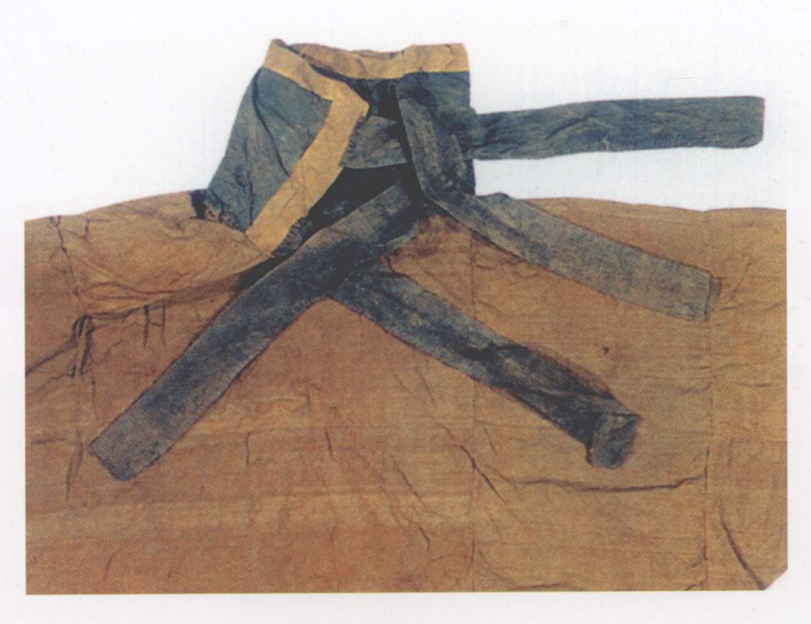
公元25至220年。1980年楼兰古墓地出土。37×22.5厘米。蔓藤纹弯曲处填有瑞兽和"长寿明光"汉字隶书，造型生动，装饰性强。

红地“登高”锦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年尉犁营盘古墓出土。红地、兰、黄、绛紫三色显出云气动物纹。残锦仅有“登高”字样及飞禽后半部。设计别致，用色大胆。







（左）缀天青色边饰黄绢长衣局部

（右）缀天青色边饰黄绢长衣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年尼雅古墓出土。长130厘米，双袖通长200厘米。长衣典型特点为：套头式、直领、窄袖、下摆开衩，领口缀有系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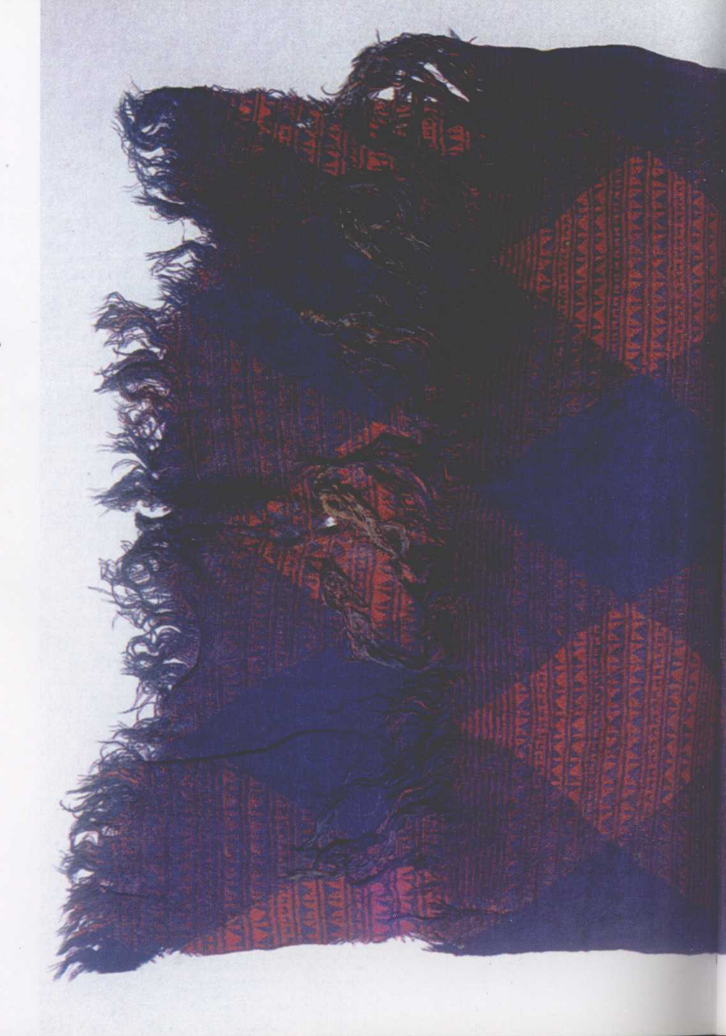


绿色白点纹饰印花罗

公元前618至907年。1973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女舞俑披帛，用色高洁，纹样独特。

红蓝色菱格纹丝巾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1995年尼雅古墓出土。175×37厘米。表里换层双层斜向平纹，构思巧妙，编织精美，保存完好。









（左）晕繝纹锦针衣
唐代。新疆境内出土。

（右）棋纹针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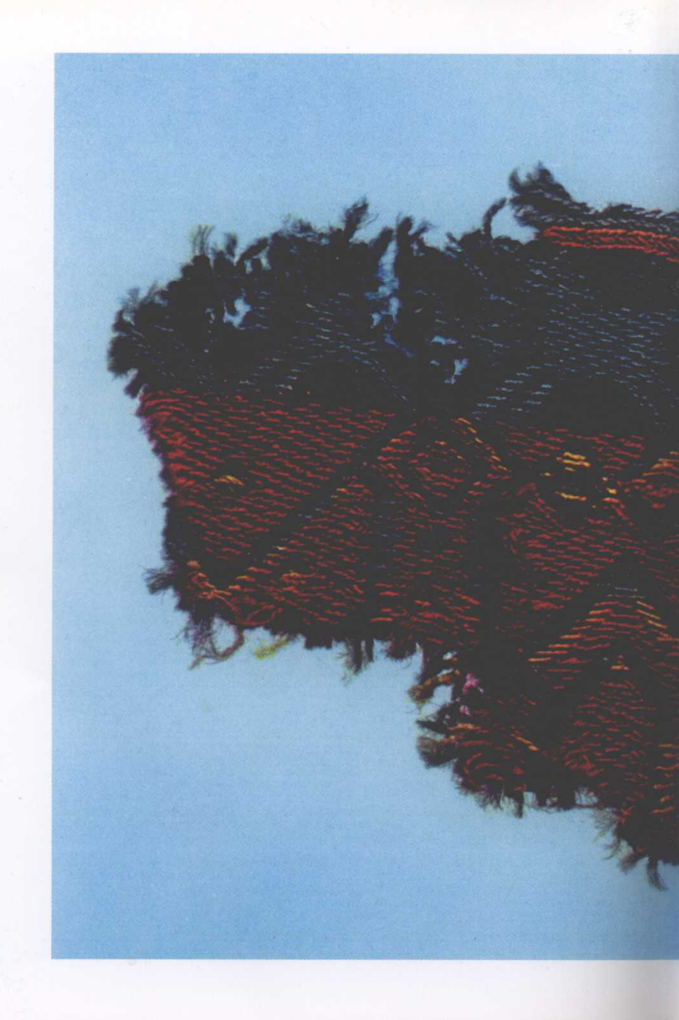


天青色敷金彩轻容

唐代。新疆境内出土。

几何兽纹挂毯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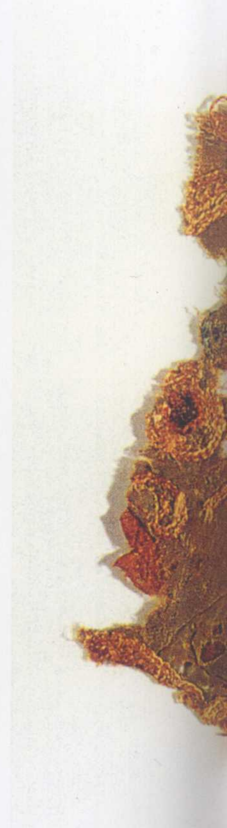
唐代。新疆境内出土。





(左)绢扇

(右)绢枕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山普拉古墓出土。







条纹毛带局部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山普拉古墓出土。



条纹毛带及局部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
山普拉古墓出土。











（左）经编带

（右）经编毛带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山普拉古墓出土。

（左）条格、菱格纹编织毛带及局部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山普拉古墓出土。

（右）绢织物

清代。







大袍

清代。哈密征集。当属补服，其袖端平，对襟大红地，边及面均绣花草、葡萄纹饰。是清代华贵官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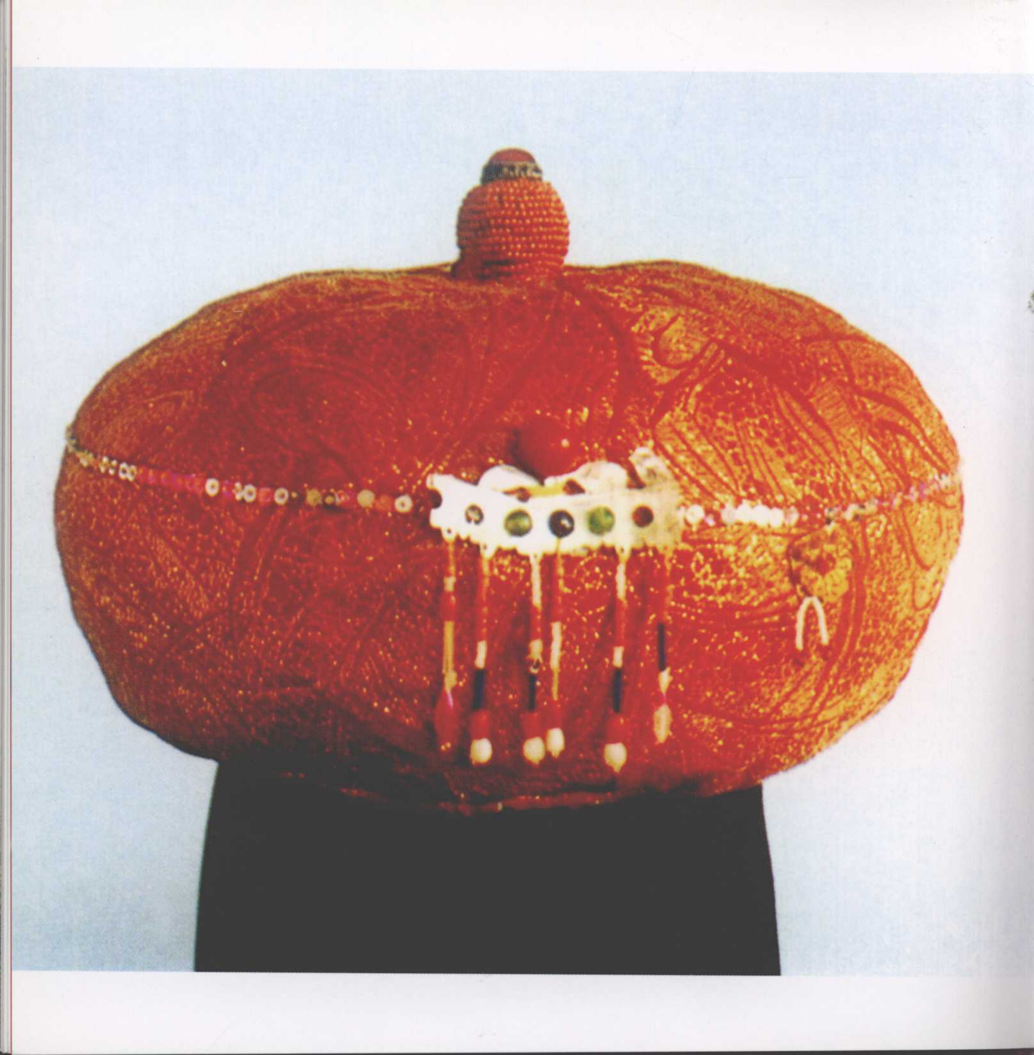




（左）对襟马褂

清代。哈密征集。襟边绣精美的花草图案，纹样逼真，色彩艳丽。贵妇所穿。

（右）局部





（左）团冠

清代。哈密征集。团冠呈扁饼状，内充填软物，颇有地方民族特点。为贵人所戴。

（右）金绣牡丹靴

清代。哈密征集。靴面装饰，牡丹花、蝴蝶纹艳丽华贵。





（左）团鹤、海浪、团花锦袍纹样。

（右）团鹤、海浪、团花锦袍

清代。哈密征集。袍黑地，彩色丝线绣团花、团鹤和海浪。织工精细，生意盎然。当属官服。





绣金龙大襟棉袄

清代。哈密征集。面绣金龙、蝙蝠和大海纹饰，属行褂一种，官人穿用。



（左）长袍
清代。哈密征集。
对称协调，浅色
花纹属当时贵妇
所穿。

（右）局部







坎肩

清代。哈密市征集。



锦袍

清代。哈密征集。在红地上绣花草、蝴蝶纹饰，绣工精致，栩栩如生。



大襟棉袄

清代。哈密征集。袖口及领部均有精细的纹饰。





（左）菱格、四叶、蔓草纹锦护颌罩
公元前3至公元5世纪。山普拉古墓出土。

（右）织锦
公元前3至公元5世纪。尼雅遗址出土。



（左）对人对兽树纹锦

公元前3至公元5世纪。营盘古墓出土。

（右）“金池凤”锦带

公元前3至公元5世纪。尼雅遗址出土。





兽纹织锦

公元前3至公元5世纪。山普拉古墓出土。



（左）披肩

1998 年温宿征集。清代。衣长1.3米，饰袖长1.2米，白面蓝条纹，袖口处绣花，背部有一双假袖装饰。该披肩宗教名人所用。

（右）披肩花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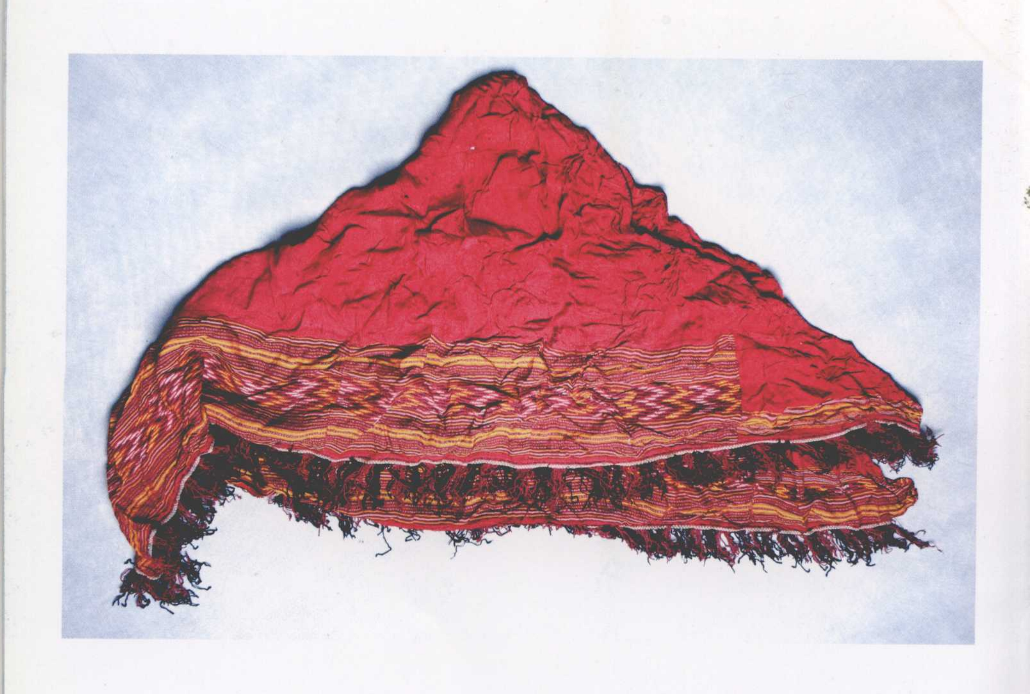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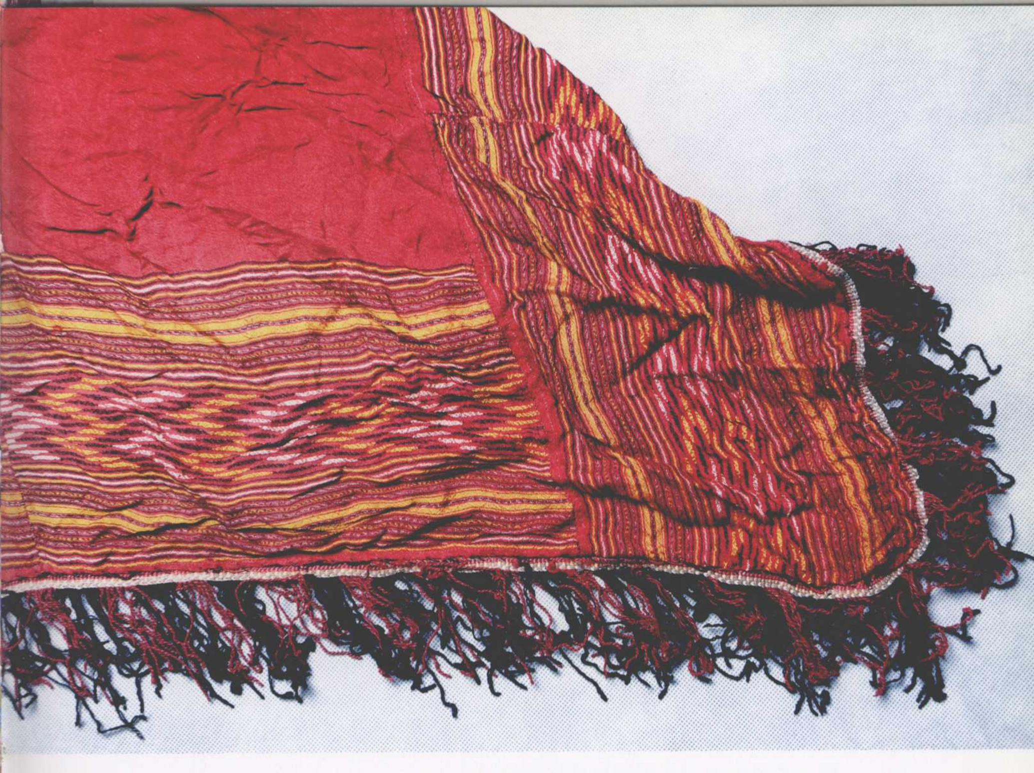




（左）大褂
1998年温宿县征集。清代。

（右）披肩背袖饰





（左右）三角巾

1996年温宿征集。清代。长1.5米。边饰条纹，机纺丝绸。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　6　织物卷

作者：孙大卫主编

页数：207

出版社：乌鲁木齐市：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主题词：美术考古（地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织物（地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年代：　古代）　美术考古　织物

SS号：12551172

DX号：000006037960